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智慧故事总集

11



日本

一休和尚闹自杀

在约距今 500 多年，在日本京都附近的山麓里出生了一个孩子，他名叫一休。5 岁那年，母亲为了培养他，就把他送去安国寺当小和尚。

在安国寺里像一休这么大的小和尚有好几个，都那么活泼可爱，又爱恶作剧。长老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一天晚上，一休正在念经，念着念着，他竟睡着了，当他醒来时，长老正威严地站在他的面前。

长老惩罚一休去把前殿的烛火熄掉。那里的一排烛台很高，一休人矮，无法将烛火用手扇熄，他就用嘴尽量凑近，一口气一口气地将烛火吹熄，长老知道了责备道：“人的气息是混浊的，吹熄烛火就是亵渎神灵。”

一休调皮地眨眨眼睛：“知道了。”

可是在做早课时，一休又不见了。长老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神像的背后念经呢。长老生气地责问：“你怎么不到前面去念经？”

一休回答说：“我听了长老的话，知道人的气息是混浊的，我怕亵渎神灵，所以躲到神像的背后去念经。”

长老知道一休独自在神像背后可以偷懒打瞌睡，但也无法再责备他。

又有一天，邻家送给寺庙一罐糖稀。长老想，如果给那帮小和尚知道了，非给吃光不可，自己就没份了，他就将糖稀罐子藏起来。这事不知怎么的被小和尚知道了，他们就来向长老要糖稀吃。

长老见隐藏不住，就将糖稀罐子拿了出来，说：“哪来什么糖稀呀，这是我吃高血压病的药浆，你们年纪小，吃了可要七孔流血中毒而亡的啊！”

晚上，一休带着小和尚，将糖稀罐子偷了出来，他说：“大家快吃罢。长老追查起来，由我一个人顶罪。”几个小和尚不一会就把糖稀吃光了，他们把空罐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清晨，长老发现一休一个人在走廊里哭泣，便问道：“一休，你为什么哭？”

一休道：“长老，我做了一件错事，我本想把长老的砚台擦洗一下，谁知一失手，把砚台跌碎了。”

砚台是长老的心爱之物，长老听了大惊失色：“这可不得了啦！”

“我自知罪孽深重，所以想一死谢罪。”一休哭得更加伤心，“我就去把那罐子药浆吃了，哪知道吃了毒药也不死，我就全吃光了，在这里等死，呜——呜——呜！”

长老毕竟是个慈悲为本的出家人，想不到自己的谎言竟引起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便承认道：“孩子，那罐子里装的不是毒药，是糖稀，昨天我是欺骗你们的。”

一休也立即承认：“长老，刚才我说的话也是欺骗你的，砚台并没有打碎，我已磨好了墨，恭请长老去写字哩。”

一休三斗大将军

日本有个大将军叫足利义满。他准备在安国寺举行盛大的品茶会，所以

把他的一只珍贵的龙目茶碗暂存放在安国寺。谁料到被一个小和尚不小心砸碎了。正在这时，义满派人来说：茶会不搞了，让外鉴法师把龙目茶碗带到他府上去。这下外鉴法师吓得无法可想。

聪明的一休却安慰他说：“大法师，我和你一起去，让我来对付他。”

一老一小两个和尚拜见了义满将军。

一休笑呵呵地问义满：“义满大人，人或动物，以及世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终会怎样呢？”

义满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他眼珠一转，答道：“这个嘛，有生命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都会死掉的。对吗？”

“那么，世上一切有形的东西，最终又会怎么样呢？”

“世上一切有形的东西，嗯——，最终都会破碎的！”

听罢义满的回答，一休接着说：“您的那个有形的龙目茶碗已经碎了，全在这儿。”边说边从怀里掏出许多碎片，双手捧到义满的面前，并且说，“义满大人，您最心爱的龙目茶碗是我给打碎的，请您宽恕！”

“哈哈……”义满仰天大笑，“我这个老头子还是上了小和尚的当了。”但是，这笑声里暗藏着刻骨的仇恨。笑罢，他又说：“你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我这里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瞧，这个屏风上画着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呀，一到晚上就从屏风上跳下来伤人。你来把这只老虎给我抓起来。”

屏风上画着一簇竹子，竹林中卧着一只斑斓猛虎，两眼放着光，张着血盆大嘴，正朝着月亮咆哮着。这画儿画得真不错，这只老虎好像要从屏风上蹿下来一样。

“我明白了！”一休答道，“对不起，请借我一根粗绳子，要结实的，再找来一条布带子。”

一个侍从立即按一休的要求，把东西全找来了。

一休从容不迫地从怀里掏出一条手绢儿，缠在了头上。又用布带子把自己的两个袖口扎住。一切都准备妥了，他大步跨到屏风前，手里提着那根粗绳子，横眉怒目，摆好了架势。

“怎么啦，快动手呀！”义满催促着。

“是，义满大人。不过——我想抓住它，可它看到我这副勇敢的样子，吓得不敢动弹了。对不起，请您派个人，到屏风后面把它赶下来，那时我一下子就能把它抓住。”

义满一时傻了眼，只好说：“哈……这只老虎显然是叫你的勇猛吓住了。看来它以后再也不敢出来害人了。我要好好地犒劳你们师徒俩！”

侍从们把一盘盘香喷喷的饭菜，端到了外鉴法师和一休的面前。法师一看，就知道义满又在耍新花招。和尚只能吃素，不许动荤，可桌上摆的全是和尚不能沾口的东西。法师想提醒一下一休，可来不及了。只见他笑眯眯地已经把一碗野鸭汤喝了个精光，接着又大口大口地吃起鱼来。

这时，义满猛然抽出镶嵌着黄金宝石的大刀，厉声喝道：“信佛的人不准吃荤，这你不懂吗？你看你师傅，一点儿都没有动，而你，作为一个佛门弟子，竟敢破这个戒条，该当何罪！”

“没有啊，我什么也没吃呀！”一休认真地说，“那些肉呀鱼的，只不过是从我的肚子路过。我的肚子里边，从上到下，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卖鱼的，卖肉的，还有卖米的，全都从这儿路过。”

“哈哈！说得真不错。既然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卖鱼的，卖肉的能过，

那手持大刀の武士也一定能过喽！来吧，就让这把大刀从你肚子里过去吧！”义满用刀尖抵住一休の鼻子尖儿，发出了一阵狞笑。

一休不动声色地说：“我肚子里的确有一条大道，可是我的嘴又是这条大道的关卡。尤其是，我要一辈子寄身于佛门之下，为人们祈祷和平，是我最重要的职责。出于这种信念，我是绝对不会让那些舞刀弄棒の武士通过的。”

一休的话驳得义满哑口无言。他只得收起大刀，放法师和一休回去了。

一休巧辩店老板

街上有个杂货店老板，经常到安国寺来和长老下棋，往往要下到深更半夜。一休等一帮小和尚就要在旁边送水沏茶，不断侍候。那杂货店老板身披兽皮，并不觉寒冷，可是一休那帮孩子一个个都冻得簌簌发抖。为此他们恨透了这个老板。一休就在寺庙门口写了一张告示：“穿兽皮者不得入内。”

杂货店老板披着兽皮又来下棋，他看见了这个告示，并不以为然，仍旧大模大样走进寺去。一休领着一帮小和尚正在大殿上等候，见了老板便责问：“你看见寺外的告示了吗？”

“看见了！”

“既然看见告示，为何还要明知故犯？”

杂货店老板指了指大殿旁侧的大鼓说：“它也是蒙着兽皮的，既有先例，它可以进入大殿，我当然也可以披兽皮入内。”

当杂货店老板洋洋得意之时，一休拿起大鼓旁边的棒槌，说道：“这大鼓披兽皮犯禁入内，所以我们每天要用棒槌敲它；你也身披兽皮，也应挨槌打。”说着举起棒槌没头没脑地向杂货店老板打去……

第二天，长老和一休接到请帖，应邀去杂货店作客。来到店外的一座小桥，见上面贴了一张告示：“不行过桥，请长老和一休来寒舍。”

长老见了告示举步欲止，一筹莫展。一休明知是杂货店老板施行报复，他对长老说：“咱们走过去吧！”

杂货店老板已在店内恭候，他问一休：“你看到桥头的告示了吗？”

“看到了。”

“既然看到了，为何明知故犯？”

一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告示有两种意思：不行过桥，既是不能过桥，又是不行走而过桥，这两种意思加在一起，便是不能不行过桥，所以我和长老遵照尊意，步行过桥了。”

杂货店老板被一休的诡辩搞得糊涂了，喃喃地说：“怎么能这样解释呢？”

一休接着说：“不这么理解该怎么样理解呢？不然的话，请你过桥试试。”

杂货店老板一时语塞，只好赔上了饭食，招待长老和一休。

从此以后，杂货店老板再也不到寺庙来下棋了。一休和一帮小和尚也就免除了寒冬熬夜之苦。

一休的三件珍宝

有一年，阴雨连绵，持久不断，田里积满了水无法排除，庄稼都烂掉了，

于是发生了灾荒和饥饿。人们愁眉不展，叫苦连天。

百姓家里连锅盖都揭不开，可是将军还在收藏他那喜爱的文物古玩。

一休闻讯来到将军府。将军知道，一休虽是个少年，却是个名享众望的高僧，见他来到，当然很是欢迎，希望一休讲些佛教故事给他听。

一休就向他讲述了一些佛祖的故事，无非是要为官清正，为民造福的意思。将军哪里领会得了这些故事中的含意，一味向着一休炫耀他府中珍藏的古董文物：“一休，你喝茶的茶杯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珍贵古董啊！喏，那把茶壶是从朝鲜传进来的宝物，当时有三把，但现在只有我府上的这一把了。还有，那个煮水的水壶，是从中国来的，为了和茶杯、茶壶配套，是我最近用高价收购来的。”

一休揶揄地说：“将军喝一次茶竟动用了三件宝物，不知吃一顿饭，要使用多少珍贵的用具呀？”

将军以为一休是在恭维他，脸上堆满了笑脸：“收藏古董文物，是无止境的，我府上虽然珍藏不少，但我总感到不够充实，大师如有什么线索，望能提供，我不惜重金收购。”

一休见机接过话头：“敝寺有三件稀世珍宝，不知将军可有兴趣？”

将军顿时兴趣盎然：“喏！贵寺有何珍宝？”

“那三件珍宝是：仁德天皇赏月时铺过的席子，驿德太子出使中国带回来的寺碗，弘法大师使用过的竹手杖。”

“啊！真是世上少有之物。”将军很想向一休购买这三件宝物。

“敝寺可以出让珍宝，但物好价必贵，每件1000贯，总共3000贯。”

3000贯银钱可是笔大数字啊！但将军爱宝如命：“好吧！我买下了。”

当下决定，将军派家臣将钱和一休护送到寺庙，再将三件珍宝带回。

一休回到寺庙，将银钱放好，就在屋檐拾起叫花子留下的一张破席子。从院子的篱芭上随手抽出一根竹棍，再洗刷一只喂猫的破碗给了那个家臣说：“这就是敝寺的三件稀世珍宝，请郑重地交给将军吧！”

将军看到这三件东西，勃然大怒：“好个一休，竟敢戏弄于我，快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宰了他！”

一休被抓来了，将军手握佩刀，气势汹汹地说：“一休，你知罪吗？引颈受戮吧！”

一休不动声色地说：“我死并不足惜，但是我要讲完几句话，你再砍吧！”

“快说！”

“现在有无数的饥民连糊口的粮食都买不起，你知道吗？”

将军反问：“这难道可以成为你欺骗我的理由吗？”

一休慷慨陈词：“百姓都在挨饿，你身为将军，空有万贯家财，不去解救他们的危急，却要收藏那些无用之物，所以我向你索取了一笔钱财，以你的名义救济了灾民，实际上我是在为你办事，现在灾民们都在称颂你的大德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将刀砍下了！”

听了一休的话，将军就像僵住了一样。他终于觉悟了，喃喃地说：“一休，请原谅，是我不好。”

一休恭敬地向将军鞠了个躬，返身转回了寺庙。

小一休三闯难关

一休小和尚的声名远播四方后，有个将军听说了，很不以为然，说：“小小年纪，阅历很浅，资格很嫩，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着，便把地方官西一为门叫到将军府来，嘱咐道：“你明儿将一休和他那班小和尚都叫来，我请他们吃饭，顺便请教请教他。”西一为门便领命前去通知。

第二天，一休和小师兄几个往将军府走去。走到一座桥前，只见桥头竖着一根铁棍，棍上横着钉了一块木牌，上写道：“不准从两边通过。”

小和尚们愣住了。一休从后边赶上，说：“不必犹疑，跟我走就是。”说着，躬着腰，从木板下面穿过，走过了桥。小兄弟们也如法炮制。

将军和西一为门几个人正等候在那里。

将军很不高兴地说：“一休，你不长眼睛吗？木牌上明明写着不准你们通过嘛！”

一休不慌不忙地说：“那木牌上是说不准从桥两边走过。可我们是从木板下面，桥的中间走过来的呀。”

将军暗自想道：“这小贼秃真厉害呀！”便说：“一休，你莫要得意，到我家再说。”

一到将军府，将军从墙上取下一把宝剑，说：“一休，你不能靠近我，也不准你动手，须将我的剑从鞘里拔出来。”

一休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能够！不过，要请西一为门先生检查一下宝剑，看看是不是能用手抽出来，如果抽不出来，我当然也就抽不出来了。”

“啊，你怀疑我的剑有诈，请西一为门检查吧！”西一为门毫不费力就把剑从鞘里拔出来了。“一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将军得意地笑道。

“哈哈，我赢了。”一休笑道。

“什么？”将军惊疑地问。

“我一没靠近你，二没自己动手，已经委托西一为门先生把剑从你剑鞘里拔出来啦。”

将军不得不说：“好吧，算你赢，用餐吧。”

每个小和尚分到一个双层糕点。一休刚吃了两口，将军便发难道：“一休，你吃的双层糕，哪一层味道更好？答不出，就得饿着肚子回寺庙了。”

面对这个难题，一休愣了一愣。突然，他双手拍了两下，说：“将军，这就是答案。”

“什么？”将军困惑不解。

“您说左手拍得响，还是右手拍得响？”

将军被难住了。不得不认输。立即传唤家人，摆出丰盛的宴席，招待一休他们。

一休的两身道袍

一休由于学识渊博，很快闻名全国。

有一天，寺庙里来了个送信人：“一休法师，我家主人刚才去世。今晚守灵，务请大驾光临，主持丧仪。”

一休接受了邀请，并把那家人的姓名、地址记了下来，以便赴约。

晚间，一休穿了件日常穿惯的道袍，来到了请他的那一家人家。死去的人是远近闻名的富豪，住宅豪华，围墙高大，已有一长排人守候在那里，迎接尊敬的寺庙住持到来。

一休是个不喜修饰的人，他的那件道袍已很陈旧，穿在身上很是寒酸，迎接的人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他们认为一休大名鼎鼎，必定器宇轩昂，衣着华丽，谁知站在面前是个穿着破旧的小和尚，便轻蔑地说：“乞丐僧，你有没有眼珠？这里可不是你随便来的地方，快快滚走！”

一休强捺住胸中怒火：“我是一休，是你家请我来的。”

那些人将一休粗暴地推了出去：“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快走，再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

一休也不与之争论，头也不回地回到寺庙。过了一会儿，那富家又派人来催请一休快去。

一休仍旧不说什么，只是换了件华丽的道袍，跟着来人又到了那家富豪宅前。等候的人见他衣冠楚楚，忙都恭敬地低下了头：“请大师到屋里坐！”

他们还在窃窃私语：“看，这件道袍多好，是那么的华丽，一定很珍贵吧！”

“听说是天皇送给一休法师的。”

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道袍上，根本没看清来者就是刚才被他们赶走的“乞丐僧”。

然而，一休并没有走进屋去。他缓缓说道：“不，我立即就要回去。刚才我穿了破烂的道袍来，就从这里被赶走的。现在，我穿了漂亮的道袍，你们郑重地欢迎。和尚虽是一个，衣服却是两件。看来，你们看重的不是我这个和尚，而是这件道袍，你们希望来的，也不是我一休，而是一件华丽的衣服，所以我遂你们心愿，将这件道袍留下，我却要走了。”

一休说罢，脱下了天皇御赐的道袍留在宅里。

人们的脸都吓白了，他们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请大师原谅我等有眼不识泰山，万望海涵！”

“请大师息怒，原谅我们无知，一定要为我家主人守灵！”

“那么……我就进去吧！”一休告诫说，“但请你们记住，今后决不能从一个人的衣服上来决定接待的态度，人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心！”

彦一的无声信号

半夜。日本的某家旅店。

彦一和他的父亲睡得真香，忽然耳边响起一个恶狠狠的声音：“起来！起来！”原来是一个强盗，手执钢刀前来行劫。

彦一和父亲慌慌张张从被窝里钻出来。

“不许喊叫，快把钱交出来。否则要你们的命！”强盗挥动着钢刀，低声喝道。

父亲吓得不住地打抖，伸手想到枕头下摸钱，谁想被彦一暗暗抓住了。彦一东抓抓，西摸摸，好像在找钱。

“梆梆梆……”一阵敲更的梆子声由远而近传来。

强盗着急地催道：“快点，快点。”

彦一说：“那么让我点亮灯再找吧。”

强盗举起刀说：“要快！如果你发出一点响声，我就宰了你！”

打更的梆子声传到旅馆门前时，彦一点亮了灯，这才从枕头底下取出钱包走向强盗。强盗忙放下刀去接钱，忽听窗外的更夫大叫起来：“抓强盗呀！”

快抓强盗呀！”

强盗慌了，连刀也顾不得拿了，转身夺路而逃。这时，整个旅馆的人都被惊醒了，一个个冲出房间，一下子就把那个强盗抓住了。

彦一的父亲问更夫：“你怎么知道里面有强盗呀？”

彦一抢着说：“我一点亮灯，强盗举刀的影子就映到窗户上了，这就是给更夫叔叔发出了一个无声的信号，所以更夫叔叔就叫起来了。”

更夫说：“是啊是啊，想不到你倒比大人更有心机啊！”

彦一两次遇强盗

从前，日本某村的村长带领着一帮村民去参拜伊势神宫，机灵的孩子彦一也随队前往。他想到外边去多长点见识。

他们一行人搭乘的船进入伊势内海，可是在天亮前，他们发现了有只海盗船在追踪他们。船上的人顿时惊慌失措，就是平时极威严的村长也没了主意：“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手无寸铁，无论如何对付不了蛮横的海盗的，带的钱非被他们洗劫一空不可。”

只有彦一比较冷静，他说：“你们快把钱都集中到我身上来，每人口袋里只留下一些零钱，一切都按我的办法来进行。”

彦一的足智多谋，村民都知道的。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不一会海盗船靠近了，海盗们跳上船来，大声喝道：“快把钱留下来。”

村民齐声喊道：“我们都是穷人，身边没带什么钱。”

海盗哪里肯相信，他们分头去搜村民的口袋。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彦一被捆绑在桅杆上，一脸苦相，还在掉眼泪，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村长害怕地回答说：“这个孩子一上船就想偷我们的钱，幸亏被我们发觉了，所以要好好惩罚他一下。”

海盗问彦一：“嗨，你比我们还动手早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彦一哭丧着脸说：“是的，我是个穷孩子，想要钱花，所以就伸手了，谁知他们也穷，我没偷到钱，反被他们抓住了。你们能救救我吗？”

海盗们当然不会救彦一的，他们分头去搜村民的口袋。谁知每人的口袋里只有一些零钱，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两银子。他们当然不会去搜那个当“小偷”的彦一口袋的。这时天已亮了，所以只好拿了这些零钱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回到自己的营地。

彦一就这样以自己的智谋使村民们免除了一场劫难。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他们登岸后，村民们就分散行走，只有彦一跟着村长一路赶往伊势神宫。在路上，他们发觉有一个彪形大汉一直在尾随着，村长悄悄地对彦一说：“这个人不是强盗就是小偷，老是盯住我俩，这下可麻烦了。”

彦一也早就发觉了尾随的大汉，他已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就胸有成竹地说：“不要怕，我会让他满意的。”

晚间，村长和彦一住在一家旅馆里，临睡前彦一在院子里拣了几个石头放进包袱里，而把包袱里的钱拿了出来，放在别处。

半夜时分，那个大汉果然撬门入室，偷走了枕在村长头下的包袱，那大汉满心欢喜地走出门外，趁着月光打开包袱一看，见包袱里面全是石头，不由怒火中烧，狠狠地骂道：“好小子，想骗老子，老子非把你们连钱带人一

起抢走。”骂罢又回转旅馆。

就在这时，强盗发现包袱里面还有一封信件，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信州大将军阁下，您所要的宝石，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现派人携带宝石前往贵处交给阁下。望查收。希望给携带者按约付酬 150 两。

肥后国大臣滨屋右卫门顿首

强盗见了这张字条，顿时打消了回旅馆的念头，带着这一包袱石头，前往信州去送“宝石”领赏了。

当然，这字条是彦一所写的，信上的人名、宝石之类，完全是他杜撰的。后来那强盗将“宝石”送到信州将军府，被作为诈骗犯打入了大牢。

奇妙的心术大赛

一天，有个名叫中山无风轩的流浪武士在街头表演一种心术。这种心术的奇妙之处就是不管将任何东西放在密封的箱子里，中山能够用黑布蒙上眼睛，猜着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百试百灵，为此，经过王爷府家臣宗全的引荐，中山来到王爷府供职。

宗全在引荐中山时，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的，他对王爷说：“我不相信心术这一套把戏，将中山领进府来，是为了拆穿他的把戏。”

此时，江户王爷正处于与邻郡的王爷明争暗斗之际，想招募奇才异能之士，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说中山有这种奇妙的心术，就有意纳为部下，但他同家臣宗全一样，并不完全相信，所以想考核一下。他命宗全将一本字典放在箱子里，然后让中山用黑布蒙上眼睛，试用心术，中山果然能猜中箱子内装的是一本字典。

这时王爷想到了居住在肥后村机灵的孩子彦一，召他进王府，同他一起来探讨心术的奥妙。

彦一来到王府，听完了王爷的叙述，当即说：“我要同中山进行一次心术比赛，看谁的本领大。”

比赛是在王爷亲自监督下进行的，三只箱子里分别由家臣宗全藏进三样东西。由中山和彦一分别施用心术来猜测箱子中所藏之物。

正当中山要将黑布蒙上眼睛时，彦一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年龄小，应该让我先猜。”得到王爷的许可后，彦一从中山手上接过黑布将眼睛蒙了起来，他猜得第一个箱子内装的是饼干，第二只箱子装的是蛤蟆，第三只箱子内装的是一个牌位。王爷吩咐将箱子打开来，三只箱子内装的果然分别是饼干、蛤蟆和牌位。对彦一的这种神通，在场的人都感到很惊讶，那个中山武士脸色煞白，险乎要晕倒了，甘愿认输不再进行比赛了。

王爷问彦一：“你怎么学会这种心术的？”

彦一坦然地说：“启禀王爷，我根本不会心术，也不相信心术，我只是识破了中山的诡计而已。”彦一说着将蒙眼的黑布递给王爷。王爷接过一看，上面写着“饼干、蛤蟆、牌位”三行白色的小字，原来这块蒙眼的黑布上有花样。彦一解释说：“装在木箱里的东西，本来就看不见，为什么还要蒙上黑布呢？这就使我想到了黑布上肯定有花样，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如此说来，我的王府里有家贼做内应啦？”

这时，家臣宗全匍匐在地发着抖说：“王爷，我坦白。”

彦一接着说：“这个作内应的家贼就是他，中山是他引进府来的，每次

藏东西的也是他。”

王爷似乎还有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彦一说道：“中山是邻郡王爷派来的密探，他和宗全里应外合，目的是为了帮助邻郡王爷来击败你的。”

王爷闻言大怒，当即将中山和宗全驱逐出王府。

智挑蒙眼赛选手

每逢春节，彦一的村上 and 邻近的村子都要进行相扑和大力比赛。相扑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的体育活动，类似各国流行的摔跤比赛。大力比赛，则是比力气，类似各国流行的举重比赛。前两年相扑是彦一的村子占优，而大力比赛则是邻村夺冠。两年来，两个村子打了个平手，以至于无法颁奖。

今年的比赛又要开始了，按两个村里的实力预测，还是可能平分秋色，各有一项获胜，这该如何来分胜负呢？

在节日的欢庆活动开始前，彦一提出了一个主张：“今年我们应该增添一项比赛的内容，以一决胜负。”

大家问道：“增加一个什么样的比赛项目呢？”

彦一胸有成竹地说：“来一个蒙眼比赛，即各村出一名选手，用黑布把眼睛蒙起来，就在神社前从台上走下来，围着旗杆转三圈，然后再走上台阶。谁先到达，谁就是胜者。”

“好，这个办法新鲜，既好玩，又好看。”两个村的村民都赞成这项比赛。

比赛开始，果然不出所料，彦一的村子相扑占了上风，邻村在“大力比赛”上领先，又打了个平手，现在就要以新增加的“蒙眼比赛”进行决赛了。

邻村选派出来的选手是个手脚麻利的精干小伙子。他把眼睛蒙上后显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态，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而彦一村上选派出来的选手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干巴老头。他哆哆嗦嗦，手脚不便，神态麻木，不免相形见绌。没有比赛，高低已分。

一声令下，蒙眼比赛开始了，邻村的小伙子“咚咚咚”地大步流星跨下了台阶，由于走得匆忙，在阶下摔了一个跟斗，但他矫捷无比，勇不可挡，摔得快起得也快，围着旗杆转开了圈子，第一圈还好，第二圈撞了一下，第三圈时偏离了方向，再向台阶跑去时，却越走越远了。

同时出发的彦一村里的干巴老头，行动蹒跚，一步一停，但从从不碰到什么东西，也不摔跤，更不搞错方向，虽慢但走得正，结果还是他先跑上台阶。

彦一的村子获胜了，得到了三年竞赛的奖品。但是不少人还是有疑问：彦一挑选这个干巴老头怎么能保证获胜呢？

事后，彦一告诉大家，这个老头原来就是个盲人。盲人的感觉比常人灵敏得多，对他而言，蒙不蒙眼是一样的。邻村的选手，尽管精干、麻利，但一旦蒙上眼睛就会变得十分不习惯，所以彦一有必胜的把握。

彦一和店主夺刀

日本古代有一种所谓德政的法律，就是官府不定期地发“德政布告”。这个布告一出，人们借贷关系就宣告废除。这种法律的出发点是帮助穷人，

但实施起来却漏洞百出，甚至闹出许多笑话来。后来这种法律就自行终止了。彦一生活的年代，这种“德政布告”还在实施期间。尽管人们已不按照布告的规定那么认真执行了。

正是“德政布告”张贴的那一天，一个外地的和尚游历到镇上，借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在山路上奔波了一天，并不知道“德政布告”公布之事，他随着老板走进一间舒适的客房，收拾了一下行囊，准备用过晚饭后早些休息。

和尚的行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宝刀，造型美观，刃口锋利。店主是个喜欢武术的人，不免觊觎这把宝刀，他向和尚借这把宝刀用一下，和尚当然不便推辞。

店主借了宝刀就来到店外的空地上练武，向过往人等炫耀自己的本事。围观者很多，人们纷纷赞扬，也有人惋惜地说：“宝刀虽好，但可惜是别人的。”

店主听了大喝一声：“谁说这把刀不是我的？”

正在房内准备休息的和尚，见外面人声喧哗，不免探出头来张望，正好听到店主的话。他眼看宝刀要易主了，连忙走下楼来向店主索还宝刀。

“这把刀是我向你借的是不假，但现在借了东西，就成了我的东西了。”他说着指指路边树上刚张贴出的“德政布告”。

虽然当时人们已并不严格执行“德政布告”，但毕竟是现行法律，店主不肯归还，和尚也奈何不得他。围观者虽觉得店主无赖，但也无话可说。

机灵的孩子彦一也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喜欢抱不平，就站出来，对店主说：“执行德政布告是应该的，这把刀不用还给和尚了。”

店主听了大喜，和尚听了则大为沮丧。

彦一话头一转对和尚说：“你也不必难过，你现在不是借住了旅馆的一间客房吗？‘德政布告’公布了，你也不必将客房归还给店主，一把刀换一间房子也不算吃亏。”

和尚听了转忧为喜，而店主却转喜为忧，他想：一间房子的价值比一把刀贵得多了，况且，一幢房屋中有一间房子归属他人所有，该有多么不方便啊！所以他连忙告饶道：“我情愿归还宝刀。”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彦一的名声又增大了。

一张切不断的纸

一天，彦一在一家茶馆喝茶休息。遇见一个流浪武士向老板要了许多酒食，在那里狼吞虎咽，吃到酒酣面热之间，那武士抽出佩刀，对着茶馆里的食客大肆吹嘘，说他一次能打退十几个坏蛋，一刀就可砍断一棵大树，他的本领简直是无可匹敌的。

彦一听了，不由对武士也很佩服，但他想，这里并无坏蛋捣乱，这个武士为何要如此渲染自己的武力呢？旁边有几个食客也在轻声议论这个问题。有个小贩模样的人说：“这个武士我已碰到多次了，他每次都是要吃要喝，接着就炫耀自己的武力，最后就赖了帐一走了事。”

另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说：“难道就没有人来主持公道了吗？”

那小贩说：“谁肯干鸡蛋碰石头的蠢事呢？”

果然不出所料，那流浪武士吃足喝饱后，开始向老板吹毛求疵地挑着酒食的毛病，看来就要赖帐走了。

彦一对武士这种无赖行径非常厌恶，他跑到武士的面前问道：“刚才听你讲了许多了不起的话，你真的那么了不起吗？”

流浪武士一听此话吼道：“你不相信吗？我一刀就能把你的脖子砍下来！”

彦一说：“凭着你那锋利的刀，砍断一个人的脖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够做到，不信拿你的脖子试试。”

武士更加气恼了：“那你说，怎样才算有本领？”

“我家乡肥后那里有一种非常坚硬的纸，名叫铁纸，你倘能一刀把它砍断，我才佩服你的本领。”彦一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来。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白纸，武士见了不禁嗤之以鼻：“这算什么难事？我立即当众表演给你看。”

“且慢，我们先要讲好条件。”彦一说，“倘若你能将白纸砍断，你的酒菜由我来付；如果砍不断，你只好自付酒饭钱了！”

“好小子，你把我看作那种吃饭不付钱的人了吗？既然你愿意给我付钱，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武士已将那把锋利的佩刀从桌上拿到了手里。

彦一把那张白纸平铺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请吧！”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连街上的行人也走进茶馆来看热闹。

武士不知这“铁纸”究竟何等坚硬，运了运气，抡起佩刀向纸砍去。但当他一刀砍下后，才发现上了当。原来这是一张普通的纸，放在光滑的石头上，不管怎样用力，是砍不断的，他吼道：“你这个坏孩子，叫我上当，我要把你的脑袋砍下来！”在围观的人中有三个正派的武士，见流浪武士耍赖，就都挺身而出，流浪武士马上收回了凶相，向老板付了酒食钱，灰溜溜地走了。

彦一收起那张白纸，在人们的夸奖声中走出了茶铺。

奇特的杀人方法

在王爷的家臣中，有个名叫羽田的老武士，性格倔强，说一不二，甚至到了古怪的程度。他酷爱花卉，谁要把他栽养的花卉碰坏一点，他就要谁的命。

羽田家的邻居是菊田武士，也是王爷的家臣，为人比较正直，懦弱。这一天，他派仆人爬到屋顶去修缮房屋。那仆人在屋顶一失脚，便骨碌碌跌下来，正好跌在羽田安放花盆的搁板上。

菊田得知消息急忙跑来察看，幸好那个仆人没有跌伤，连皮肉都没破碎。

正当主仆两人要离开时，忽然身后传来炸雷般的声音：“不许走，压坏了我的花盆就此一走了事吗？”来人正是羽田老武士，他一把抓住了那个仆人，“你弄坏了我的松树盆景，我要你的命！”

菊田忙上前赔礼：“你放了我的仆人吧！我一定照价赔你的松树盆景。”

羽田丝毫不卖同事的面子：“我那宝贝的松树是钱能赔得了的吗？我非要他以命相抵！”

这事传到了王爷那里，他赶到现场进行调解：“羽田，我知道你很喜爱花卉，但那仆人无意伤害你的松树，我将我珍藏的盆景送你如何？”

谁知羽田的倔强脾气越发厉害了。他执意不要王爷的盆景，请求王爷让他把那个仆人杀了。如果王爷不允许的话，他将在王爷面前剖腹自杀。

正在这时，曾经在王爷家当过差的彦一来访，王爷顿时喜出望外，他非常器重彦一，认为他是境内最聪明的孩子，他就对彦一讲了面临的难题，并委托说：“现在你就作为我的代理人，合理地处理这个花盆事件。”

彦一答应了王爷的请求，他对羽田老武士说：“这个仆人将你的松树搞坏了，真是可恶之极，该杀！”

此话一出，那仆人吓得软瘫在地上，懦弱的菊田也显得忿忿不平的样子，只有羽田武士得意非凡，他怕彦一开玩笑，进一步问道：“你说的话算数吗？”

“王爷委托我代理他来处理这件事，说话会不算数吗？”彦一说道，“我答应你杀死仆人，不过杀人的方法应该按我的条件来办。”

羽田立即应允：“我虽老了，但自信，杀死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行。”

“仆人在高高的屋顶上摔下来压坏你的盆景，你也就从高高的屋顶上摔下来压死那个仆人，这叫以牙还牙，用这种方法来杀人最为公平合理。”

“对，这个杀人办法很痛快，最能解我心头之恨。”羽田快人快语，立即答应这个杀人的方法，但他望了一下那高高的屋顶，不免犹豫了，“我从那么高的屋顶上摔下来，岂不要摔死吗？”

彦一反驳说：“胡说，那仆人不是没有摔死吗！而且连皮肉都没有伤着。”

“那是他的命大，摔得巧，我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羽田武士更显得踌躇不前，进退两难。

彦一趁机给羽田武士一个下场的台阶：“既然你不想用这个方法杀死那个仆人，那你就接受王爷珍藏的那盆盆景吧！”

“看来也只有这么办了。”羽田武士并不想死。

腿长在上面的人

清早，彦一挑了一担青菜到镇上去卖。当他正在村道上走着时，忽然前面传来了喊叫声：“唉呀，牛挣脱了缰绳，大家快跑，别让惊牛撞倒了。”

彦一朝前面一看，果然有一头凶猛的牛哞哞地发出可怕的声音，卷起灰尘飞奔而来。看来这头牛是受惊发狂了，只要见到人就会一下子扑过去的。

说时迟，那时快，那惊牛已突然地出现在彦一的面前，村道很窄，旁边是深沟，眼看彦一无处可逃，一场灾祸即将发生。

彦一急中生智，快速地把菜担放在一旁，自己则两手撑地，来了个倒立动作。说也奇怪，彦一的这一招还真灵验，那牛竟然停止了脚步，惊恐地开始倒退。

那紧追在后的牛主，一把拉过缰绳，那牛又恢复了平时驯服的样子。牛主说：“孩子，好危险啊！你怎么不怕牛把你撞死？”

彦一说：“我无法可逃，逃得再快，也会被牛追上的。我经常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过，一切动物，包括牛在内，看到怪异的东西都会感到吃惊和害怕，所以我就来个倒立，牛从没见过两条腿长在上面的人，所以它害怕了，后退了，现在证明老人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真是个又机灵又勇敢的孩子。”牛主赞扬着牵着牛回家去了。

彦一挑着菜上镇去卖。由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买菜的人很少，眼看彦一要挑着菜担徒劳往返了。

正在这时，镇上面粉铺的老板唤住了他：“彦一，你的菜我全买下了。”

“好啊！我可以便宜些卖给你。”彦一高兴地说。

“不必便宜。不过，我不给你现钱，将用店里的面粉向你掉换青菜。”

“那就更好了，我家中正需要面粉呢。”彦一说，“不知怎么个换法？”

“调换的方法我可以优惠，一担青菜换一担面粉。不过必须用你装青菜的篮子来装面粉。而且不许在篮底垫上纸张、树叶之类的东西。”

这明显是个难题，尽管彦一的篮子编扎得很密，装稻谷之类，或许不会漏掉，但装上面粉，走这么远的路，到家就非全漏光不可。原来，那个面粉老板已经听说彦一在路上倒立退惊牛的事，所以想出个难题来考考他。

然而，彦一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他将青菜倒了出来，把两只空篮在河里洗了一下，指着湿漉漉的篮子说：“给我装面粉吧！”

店主说：“彦一，你为什么要洗篮子呀？”

彦一笑笑说：“篮子不干净，装面粉就没法吃了，所以要洗一洗。”

其实，彦一洗篮子另有妙用。当面粉倒入篮子后，粉受了潮，立即结成了饼，堵塞了篮子的眼，面粉再也不会漏掉了。

店主只好哑巴吃黄连，眼睁睁看着彦一挑着满满的两篮面粉扬长而去。

智辨母猫和小猫

村里有个叫传兵卫的人。他家里养了一只猫，花猫生下了六只小猫，其中五只被人家要走了。只留下一只雌猫。一年后雌猫长大了，长得和母猫一模一样，除了传兵卫，任何人都分辨不出这两只猫中，哪一只母猫，哪一只小猫。

一天，传兵卫和几个朋友在家中喝酒，正喝到兴头上时，酒却没有了，可是谁也不高兴老远地跑到镇上去打酒，传兵卫就把邻家的孩子彦一喊了来说：“彦一，大家都称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正是发挥你聪明才智的时候，你把这两只猫来辨认一下，如果能辨认出哪只是母猫，哪只是小猫，我奖赏你糕饼；如果分辨不出，就替我们到镇上去打酒。”

传兵卫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到他家来过的客人都分辨不出哪是母猫哪是小猫，彦一又没有特殊功能，怎么就能分辨呢？这样，就可差使他去镇上买酒了。

然而，彦一却满口答应了传兵卫的要求，他从餐桌上抓起一块鱼骨头，扔给那两只猫，开始两只猫看见了鱼骨头都跑了上来，但两只猫是无法分食一块鱼骨头的，于是只有一只猫津津有味地啃着鱼骨头，而另一只猫则守在旁边，不争不抢，安稳地望着那只正在吃鱼骨的猫。

彦一说：“这只吃鱼骨的是小猫，在旁边看的是母猫，我分辨得对吗？”

传兵卫在事实面前，只得承认彦一的分辨是正确的。

彦一的根据在哪里呢？因为他了解到动物和人一样都有“母性”的，母猫爱护小猫是一种天性，所以它甘心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小猫吃个痛快。他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后，传兵卫和他的朋友都夸奖说：“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只是没有彦一想得这么快，而且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

传兵卫履约奖赏了彦一许多糕饼，彦一捧着糕饼，满心欢喜地说：“我要快些回家，把糕饼献给妈妈，以报答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流浪武士的难题

一天，彦一和村里的人在闲谈。刚从外地游览回来的村民一刀斋，谈起他在各地的见闻，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一刀斋忽然建议道：“光我一个人谈没意思，最好大家一起来谈，我特别希望彦一也来谈谈。”

彦一见到一刀斋直指其名，当然不甘示弱，随口问道：“要我谈什么呢？”

“在江户城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难题，被一个流浪武士难住了。”一刀斋说，“彦一，你能解决这个难题吗？”

“请说出来听听。”彦一回答说。

一刀斋说，流浪武士出的难题是这样的：一年秋天，有一队士兵在一片树林里被敌军围困住了，敌军的兵力大大超过这一队士兵，从南北两面合围过来。如果双方一交手，这队士兵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敌军全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这队士兵如何才能逃脱被歼的厄运？

彦一想了一下，问道：“这队士兵身边是否带有火种？”

一刀斋回答道：“火种是作战的士兵必备之物，是随时带在身边的。”

彦一说：“那就好办了。这队士兵只要排开一字横队，用火种点燃脚下的灌木枯草，就会引起森林大火。”

一刀斋反问：“这样岂不是要使这队士兵葬身火海？”

“不会的，”彦一解释说，“一般地说，在我们这个岛国上，秋天就开始刮起北风，这样就会使火势向南蔓延，阻止了南面的敌军进攻，敌军再凶猛，也挡不住森林大火的袭击。”

“那北面的敌军很快也就追上来了。”一刀斋又说。

彦一继续说道：“大火燃烧着森林，随着火势向南推进，就会留下一片灰烬之地，这一队士兵可沿着灰烬地逃跑。”

“那么北面包围上来的敌军不能沿着灰烬地追赶吗？”一刀斋继续追问道。

“当然会追赶的。”彦一说道：“但这片越变越大的灰烬地，尽管火势已退，然而浓烟还在。这阵阵浓烟就像迷魂阵一般，使敌军无法看清逃循的这队士兵，他们完全有机会钻空子逃掉的。”

一刀斋若有所思地说：“这果然是个突围的好办法。”

彦一巧妙发工资

有一个时期，彦一在住在江户的王爷那里当差。由于很有智谋，招到了王爺的嫉妒。王爺吩咐彦一替三个工人发工资，他拿出一两银子给彦一，要他平均分给三个工人。彦一感到这事很棘手，因为一两银子是十钱，一钱银子是十分，三个人均分后，还多一分，怎么再来分呢？

然而，过了一会儿，彦一向王爺禀告：发工资的事已经办好了，完全是按王爺的要求办的。

王爺不相信，命他将三个工人领取的工资的收据拿给他看。

彦一将三份收据给王爺看了，这个收据是各一张纸，上面写着收到工资3钱3分，下面是三个工人的各自签名盖章。果然三份是均分的。

但问题是这样只付出了3钱3分银子，还剩下一分钱是怎么分的呢？王爺便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彦一不慌不忙说：“那剩下的一分银钱，我买了三张纸，分给三个工人，让他们分别写了收据。”

“哦，”王爷看着手里的三张收据，觉得这样的分法倒也很平均。确实难不倒这个孩子。

彦一这时却反过来说：“这三张收据的纸共值一分钱，我是当作工资发给三个工人的，请王爷将纸还给他们。”

如果按照工资的均分的原则，彦一的话是有道理的，但将这纸还给了工人，王爷岂不失去了凭证了吗？于是他就说：“这一分钱就算我向他们三人借的，等到连本带利积累到能够三等分的时候，我分别还给他们钱。”

彦一笑了，说道：“王爷真聪明。”

这一夸奖真使王爷哭笑不得。自己多付了利息不算，而更主要的是，难不倒彦一，还差一点反被彦一难倒了。

黑暗中找刮脸刀

王爷的刮脸刀不慎在洗澡的时候丢在浴室里了。彦一知道后，就自告奋勇要到浴室里去取。但是王爷说：“今天我要考核一下新来的侍童金弥，让他去取。你可以同他一起去，如果他找不到，你就帮他的忙。”

金弥来到王爷府才一天，也是个极其机灵的孩子，这时正是晚间，浴室里连只灯都没有，漆黑一团，而且王爷吩咐去找刮脸刀不许点火照明，这事看来比较难办。

两个孩子一同去了浴室，过了大约 10 分钟样子，就回到了王爷那里，金弥手里拿着把刮脸刀，说：“找到了。”

王爷满心高兴，认为新来的侍童不错，就问金弥：“你是怎么找到的？”

金弥得意洋洋地说：“浴室里漆黑一团，我进门后，就一点一点地用手向前摸……”

王爷打断了金弥的话：“这样太危险了，如果刮脸刀朝上的话，即使碰巧给你摸到了也会割破手的。”

金弥显得更加得意了：“这一点，我很快也就察觉到了，所以我就改用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王爷急不可待地问道。

“我走进浴室，立即感到地板很薄，是长条形的，我就用脚使劲蹬着地板，地板立即弹动起来，这样刮脸刀就会发出响声，我根据响声，找到了刮脸刀。”

“这个办法真不错。”王爷转身问彦一，“你觉得这个办法可好？”

“能在短时间内想到这办法确实不错。”彦一评判道，“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因为我看见了那刮脸刀就在金弥的脚跟前，要是稍不留心，他的脚就会踩在刮脸刀上了。”

王爷惊奇地问：“怎么，你居然看到了那把刮脸刀？”

“是的，我进屋不久就看到了。”彦一解释说，“房子再暗，总会有些光亮的，再说刮脸刀是金属做成的，反光力比较强。”

金弥不服气：“我在屋子里怎么没看到呢？难道你的眼睛是特殊的吗？”

彦一继续解释：“因为你在光亮的地方走进黑暗中，眼睛一时间内还没有习惯，自然什么也看不到的。”

这时王爷也觉得奇怪了：“难道你的眼睛就能很快适应黑暗的环境吗？”

“我的眼睛并不比金弥好。”彦一说，“只不过我在去浴室的路上我一直

闭着眼睛，所以进了浴室后，比金弥早一些习惯黑暗的环境，也就看到了刮脸刀。”

幼主的智力测验

王爷家 10 岁的幼主是个很机灵的孩子。他听到了彦一很多的机智故事，又是羡慕，又是不服气，所以要对彦一进行一次智力测验。那时，彦一正在王爷府里当差，幼主就把他叫来，对他说：“耳闻不如目睹，今天我要出几个题，请你解答，解答得出，我就佩服你，还要给你奖励，解答不出，我也不难为你，只是以后请你稍微收敛一些，不要以聪明自居，世界上聪明的人多着哩。”

彦一见幼主的口气很自信，觉得今天要解答他的问题，并非易事，但他是从来不曾被难倒过的，所以也很自信地说：“小王爷，请出题吧！”

幼主显然已设置了难题，但他却说：“刚才我随便想到了一个问题。彦一，你来解答吧，离得越远显得越大的东西是什么？”

彦一说：“我想那是人映在墙上的影子吧，离墙越远，人影就越大。”

幼主认为彦一回答得很正确，就又出了一个题目：“火使东西热，水使东西凉，有一样东西能起这两种作用，你说那是什么？”

“那个么？”彦一回答道，“那是人的气息，冷的时候，人们哈着气，借此暖和一下手；但吃热的东西，人们就呼呼地吹气，使热物凉一凉，它确实共有两种作用。”

幼主觉得难不倒彦一，不免发起愁来。这时，正好他豢养的一只黑狗跑了进来，他灵机一动，将桌上的一只皮球抛给了狗，那狗训练有素，一张口就将皮球衔在嘴里，幼主说：“彦一，你有什么办法，可让球从狗嘴里掉下来。”

彦一提醒自已，切勿草莽行事，那狗是完全听命于幼主的，没有幼主的吩咐，即使打死它，它也不会松口的，要取到皮球必须有巧妙的办法。他沉思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冷不防地走到狗的面前，将镜子对狗照了起来。那狗看到镜子里自己口衔皮球张牙舞爪的可笑形象，立即下意识地发出一阵“汪汪汪”的狂叫，正当他张嘴狂叫的时候，那皮球就从嘴上滚落下来。彦一立即拣起了皮球交给幼主：“小王爷，皮球还给你。”

幼主见状大惊，但仍不服气，继续说：“彦一，你能使狗张口，但我不相信你还能让狗笑。”

狗是不会笑的，怎样才能使狗笑呢？但彦一能够做到，他跑到院子里拿起一根竹子，手脚麻利地将竹子挽成一个笼子，他将笼子套在那只狗的头上，说：“小王爷，狗笑了。”

幼主感到莫明其妙，反诘道：“狗给弄得气恼了，哪在笑呢？”

彦一说：“竹在犬的头上，不是‘笑’字吗？”日本的文字许多是和汉字一样的，在汉字中，“犬”上面加个“竹”字，是“笑”的异体字，而在日文中一直沿用为“笑”字。幼主始终没有难倒彦一，他自愧弗如，不仅给了彦一奖品，还同他结交成为好朋友。

杯酒灌溉千垅地

除夕晚上，王爷设宴犒赏众家臣。那时候彦一还在王府里当差，他虽然年纪小，但也与那些大人们一样占据着一个席位。

王爷兴致很高，他举起一只酒杯，笑嘻嘻地说：“诸位，为了酬谢大家的功劳，每人都可提出一个要求，要这个酒杯能装的东西。但每人提出的要求不能相同。”

王爷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这个提议与其说是奖励，不如说是一个余兴节目。大家并不指望能如愿以偿得到高额奖励，但也都愿意来凑凑趣，使宴会更加气氛热烈。

一个家臣举起了酒杯：“我要这一杯金沙。”

王爷笑呵呵地说：“这个要求可以满足，但我府中只有金币和金锭，恐怕无法装进杯子。”

另一个家臣说：“我要一杯中国的香水。”

“可以满足。”王爷说，“不过要从中国进口后才能兑现。”

还有一个家臣提出了要求：“我要一杯龙的眼泪。”

“这个要求提得好，”王爷笑着说，“但我从没有见过龙更没见过龙的眼泪，倘若你能把龙捉到，而且积满一杯泪水，化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尽管大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且王爷也满口答应这些要求，但实际上却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宴会进行得更加愉快和热烈了。

为了使宴会推向新的高潮，王爷便问彦一：“孩子，你有什么要求吗？”

彦一说：“我提出的要求，恐怕王爷不肯许诺。”

“怎么会呢？”王爷微笑道，“只要我办得到的，你尽管提。”

彦一举起了满满的一杯酒说：“我要这杯酒能够灌溉的所有土地。”

王爷慷慨地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一杯酒能灌溉多少土地？恐怕还没有我座位下面的毯子那么大哩。”

宴会大厅外面有一个水池，而水池通向府外的河流，河流连着纵横交错的水渠，水渠里的水灌溉着王府的数千垧土地。彦一说：“我将这杯酒倒入水池中，于是水池里的水都有了这杯酒的成份，就像我在水池里投放一点毒药，整个水池的水就变成毒水那样，我的酒混在水池里流到了河渠里，岂不能使数千垧土地都受到了我那杯酒的滋润了吗？王爷，请实现诺言，将几千垧土地都赏给我。”

王爷没想到彦一会使出这个计谋，只得认输：“彦一，我将这几千垧土地给了你，我就不成其为王爷了，我就奖赏你其他的东西吧。”

劝王爷接济邻国

古代的日本同中国一样，长期存在着诸侯国割据的局面。

一天，彦一所在领地的王爷把他找了去，对他说：“今年我们这里麻雀和老鼠成灾，吃掉了地里和库房里的大量粮食，你得想个办法，把麻雀和老鼠消灭掉才好！”

彦一想了想说：“这是个化本钱的事。”

王爷问：“要化多少本钱？”

彦一答道：“恐怕要用几千草袋稻谷、麦子和甘薯。”

王爷惊讶极了：“要这么多粮食干什么呀？”

“用来喂老鼠和麻雀，它们吃饱了就不会再去祸害地里的庄稼。事实上

不喂它们，他们也要自己去吃的，而且还要损害农田和库房，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利。”

王爷更加惊讶：“彦一，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在王爷面前，我哪敢开玩笑？不过，我不在王爷的领地里喂老鼠和麻雀。而是把粮食撒在邻国的地里，把老鼠引到那里去寻食。”

王爷知道，邻国正在闹灾荒，粮食颗粒无收，连人都没吃的，哪有老鼠的吃食呢？所以那里的老鼠和麻雀都聚集到丰收的王爷领地上来了。他对彦一说：“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接济邻国的百姓。”

“是的，我们和他们本是一个民族，总不能眼看着邻国的百姓饿死吧！”彦一回答说，“再说，这种做法也是为了消除王爷地上的老鼠和麻雀。”

王爷被说服了，觉得不应该对邻国的灾难不闻不问，更不能以邻为壑，再说消除本国的鼠雀之害也是当务之急。于是向邻国送去了大量的粮食和种子。

邻国战胜了灾害，老鼠、麻雀都回到了老家，王爷领地里的麻雀和老鼠日趋减少，第二年秋天，又获得了丰收。

彦一又建议王爷和邻国一起动员百姓，大家来消灭老鼠和麻雀。

彦一智破金佛案

彦一陪同村长到八幡参拜了神庙后，在回家的途中，经过一个茶馆。他们便在茶馆里喝茶歇息。

这座茶馆倚傍在一条山道边上，这天正适雨后放晴，空气新鲜，风景优美，彦一便坐在靠近门口的座位上，观看山道上的景色。

“老爷爷，”彦一对茶馆老板扯着闲话，“早晨，这里经过一辆独轮车，拉车的是个粗壮的汉子，车上载着的是竹子。”

茶馆老板惊异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从脚印中可看出来，路上有很深的车轮印，前面的脚印又大又深，说明拉车的人的形态，还留下了竹梢划地的印迹。”

“确实如此。”老板赞同地说。

“后来又有一个男子经过。”彦一继续说道，“这人左腿有伤，还拄着一根粗大的竹子当拐杖。”

“怎么我没看到这个人呢？”老板说。

“从脚印上看，这个人肯定有的，你看独轮车辙旁有一对男子的脚印，右脚大，左脚小，说明他左脚有伤，只能足尖着地，旁边还有竹节的印迹，更说明他是负了伤，以竹子支撑着身体。”

“怎么我没看见这个人呢？”老板还是这句话。

“因为他看到了你，怕你发现他，所以又回到树林里去了，这一点从脚印中也可以看出来。”彦一解释道。

正在这时，茶馆里来了两个衙役，向老板问道：“有一个强盗，偷了庙里的金佛，逃经这里，你们看见吗？”

彦一插言道：“你们到树林里去找吧！”

两个衙役果然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左脚负伤的汉子，就把他带进了茶馆。那汉子矢口否认自己是强盗，更没有盗窃庙里的金佛。衙役因无证据，对他也无奈何。

彦一突然问那汉子：“你的左脚怎么受伤了？”

汉子回答说：“我走山道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跌伤了脚。”

“胡说。”彦一当场揭穿说，“你的裤腿上还沾有香炉灰，是你在庙里作案后，被和尚发现，掷出香炉打伤了腿。”

“这又怎么样呢？”那汉子在惊慌过后，反而显得镇静了，“反正我没偷金佛，不信你可来搜查。”

站在一旁的村长和茶馆老板这时也对这个汉子产生了怀疑，说道：“你可能把金佛丢进河里去了。”衙役听了觉得有理，便走向河边，要去搜寻。

“慢，他好不容易把金佛抢到手，不会随便丢掉的，一定是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彦一说。

衙役觉得彦一讲的更加在理，但金佛藏匿在什么地方呢？彦一拿过汉子当作拐杖的那根粗大的竹子，在石头上磕了一下，一尊金灿灿的佛像就应声落地。

人赃俱全，那汉子再也无话可说。

两兄弟夺家产案

村上的一个财主暴病身亡，没有留下遗嘱，两个儿子为分财产各不相让，以致弄得争吵、相打，一直告到官府。

州官对财产作出了均分的判决，但两个儿子都不服气。

大儿子说：“土地虽然一人一半，但是他分得的土地比我的好。”

小儿子说：“房屋虽然一人一半，但是他分得的房屋比我的好。”

州官说：“那么对调一下可好？”

两人仍争执不休，弄得州官也一筹莫展。这个州官久闻彦一的大名，便从乡下把彦一请来，向他讨教办法。

彦一向州官献上计谋。州官听了频频颌首，依计行事。

第二天，州官又将两兄弟找来，判决说：“现在，你们到屋子里去分别将自己对土地房产的要求写在纸上。谁先写好，就按谁的要求办。如果到时候写不出来，就将财产充公。”

州官的判决虽然过于武断，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别的更好的办法，对两兄弟来说，他们都有着良好的机会，只要将要求尽快写出，就能如愿得到财产了。所以两人都同意了。

州官将两兄弟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给了哥哥一支笔，给了弟弟一张纸，而将墨水放在桌子上，结果两兄弟都无法把自己对财产的要求写出来。哥哥向弟弟借纸，弟弟不肯；弟弟向哥哥借笔，哥哥也不肯；时间很快就过去，眼看天亮前再写不出，财产就要充公了。于是兄弟两人为了不使财产充公，而一反平时怒目相对的神态，平心静气地商议起来。他们对财产是熟悉的，通过不断的争执和平衡、不断的商量，两人合起来用哥哥的笔、弟弟的纸和桌上的墨水，共同写出了一份两人都能接受、比较合理的财产分配办法。

天亮之后，他们把两人合写的要求呈给州官，州官说：“既然你们通过协商得到了结果，就按你们的要求办吧！”

这一切都是在彦一的意料之中的，他巧妙地运用了州官的权威和充分相信两兄弟不愿将财产充公的心态，果然达到了目的。

从此，两兄弟接受了这次争夺家产的教训，反而亲密起来，互相帮助，

互相提携，使家道更加兴旺了。

彦一的奇异箱子

右近的父亲是城里财宝仓库的管理员。一天早晨，发现珍藏在这个库里的一个香炉被打得粉碎，那是将军家赏赐的贵重器皿，所以问题很严重。除看守外，谁也没进仓库，所以管理员把五个看守都叫来调查，但谁都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因此，负责人右近的父亲责任就最大了。不得已，由王爷亲自来调查，如果那也找不出犯人的话，右近的父亲只好剖腹自杀。听到这个消息，彦一非常担忧，陷入了沉思。

过了几天，右近的父亲和五个看守都被叫到王爷面前，但还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招认。王爷也无可奈何，就只好到此结束调查。正在这时，侍童右近慌忙地在王爷面前叩个头，小声说了些什么。

王爷笑着说：“刚刚来了个人，说是一定能查出犯人。”

家臣们瞪大眼睛等着，可不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聪明的小孩彦一与一个和尚。彦一绷着脸，指着和尚抱着的古色古香的箱子说：“这个箱子是村里八幡神社留下来的奇异的箱子。往箱子里装进各自写自己名字的纸条，然后由和尚诵读咒文，真是奇异非凡，只留下犯人写的字，而别人写的字全部都消失，成为白纸。”古时候人们笃信神佛，所以没有一个人怀疑彦一的话。

“噢，这可是稀奇的箱子，赶快试一试吧！”

“那么，你们五位！在这个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但不要让别人瞧见，然后揉成小团。”

按彦一的吩咐，五个仓库看守在纸片上写了名字，装进箱里，和尚严肃地读了咒文。

读完彦一取出纸团，一个个加以检查。可这是怎么一回事？消失字迹的只有一张，剩下的都是白纸黑字，没有变化。

“彦一！无罪的是黑川弥七一个人，其余都是犯人吗？”王爷生气地问。

彦一笑着摇摇头说：“不，错了。那位黑川才是犯人！”

“你，你说什么？”

“哈哈！王爷，这个箱子什么也不是，是农民装燧石的箱子。说什么消失字迹之类，纯属我的杜撰。清白的人无所畏惧，所以堂堂正正写了自己的名字装进箱里；而那犯人做贼心虚，当初就没写名字，装进了白纸。”

“嗯……是这样！怎么样黑川！还有什么可辩白的吗？”

在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面前，黑川弥七完全坦白了罪行。他为了陷害早就和他关系不好的右近的父亲，自己故意打碎香炉，以图嫁祸于人。

天下的某某阁下

彦一陪同村长参拜了伊势神宫后，住进了一家旅社。这个旅社里住的都是参拜者，有高官巨商，也有普通百姓，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害得村长连觉都睡不着。虽然旅社里的伙计让大家安静一些，但吵闹的人中不少是有钱有势者，谁肯卖他的账？

村长便对彦一说：“你能否想想办法，让这些人安静一些。”

彦一说：“我来试试吧！”他当即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旅社的伙计，要他去向大家宣读。

说也奇怪，伙计出去了一会儿，吵闹的人都纷纷熄灯睡觉了，整个旅社鸦雀无声，安静得如同空寂的庙宇一般。

村长好奇地问：“彦一，你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为何有如此神通？”

彦一说：“我只是写‘天下的某某阁下在此住宿，请大家安静。’”

村长觉得彦一所写的虽有模糊之处，但并无违法行为，也就安心睡觉了。

第二天，村长和彦一起身开门，只见门外密密层层地跪着一群人，都是住在这里的旅客，他们连头都不抬，只纷纷虔诚地说道：

“尊贵的大人物，我等无知，昨晚有扰尊驾的地方，万望海涵。”

“为表示我等对尊驾的谢罪之忱，特献上薄礼，略表寸心。”

“望尊驾留下大名，不胜荣幸！”

村长早把昨晚的事忘了，见了这场面，不由目瞪口呆，彦一一本正经地代表村长说：“你们想知道我们的名字吗？”

“是的，尊驾隐名埋姓，可能是地方州府的官员吧！”一个官吏老于世故地探问。

“阁下前面冠之天下两字，定是中央官员。”一位巨商洞察世情地探问。

于是一群人也跟着起哄：“是京都大臣。”“是宫廷内官。”官阶越抬越高。

彦一故弄玄虚地说：“比你们说的还要大。”

“那么，一定是将军。”

彦一见了这些人恭维殷勤的神态，捧腹大笑，然后说：“你们想得太浅陋了。将军固然是尊贵的人，可还有更尊贵的人，那就是种了粮食给大家食用的农民。诸位，我们是天下的农民！”

彦一说完，催促着惊惶不安的村长，迅速离开了这家旅店。那些商人和官吏愣了一下，但觉得彦一的话并无虚假，就相顾一笑，纷纷爬起，各奔前程。

彦八趣谈老虎油

有一个聪明的孩子叫彦八，在他出生之前有个名叫彦一的孩子，彦一的聪明才智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而彦八呢，还要比彦一聪明八倍，所以人们叫他彦八。

村里的少年经常在一起聚餐，聚餐的方式是每人带一份吃食来摆在一起共同食用，彦八每次都要参加，但他每次都不带吃食，总是说：“下次我一定带来。”可是到了下一次，他还是两手空空地来吃白食。

这一次，少年们不让彦八知道，关起门来聚餐。正巧，外面下起了雨，他们总认为彦八不会来了，可是彦八还是闻讯而来，把门敲得山响。少年们充耳不闻，就是不去开门，不让彦八进来聚餐。

彦八在门外喊道：“天下着雨，我紧赶忙赶来到这里，快要淌出来了，啊！快要淌出来了。”

门内的少年一听彦八的话，还以为他带来了好吃的东西，由于走得太急，吃食在碗里要淌出来了，所以就开门让彦八进来。可是彦八仍旧两手空空。少年们便问道：“彦八，你有什么东西要淌出来了？”

彦八装着鬼脸：“你们看，我那口水快要淌出来了。”

众人无法，只得让彦八一起参加聚餐。

由于下雨，彦八的衣服被打湿了，他吃饱之后很想烤烤衣服，让身子舒适一些，可是屋里的一只刚才热吃食的炉子，已剩下一点点火星，无法将衣服烤干。彦八又编排着说道：“今天我虽然没带吃食来，但我向大家介绍一种美味，你们可吃过煮竹子吗？”

大家都吃过竹笋，但从来没有吃过竹子，都露出惊讶的神色，问道：“竹子怎么吃法？”

“竹子的味道可好啦！比竹笋还好吃，吃的方法很简单，就像竹笋那样，切成一节一节放在锅里煮就好了。”彦八解释说。

少年们怀着好奇心，当即到院子里去砍了两根竹子，依照彦八所说的办法，放在锅里煮着。为了煮熟竹子，他们还将炉火重新点燃。

煮了好大一会儿，竹子在锅里翻腾着，冒出了泡沫。有个少年就用筷子夹了一节来尝尝。他不尝则已，一尝却觉得又硬又涩，根本嚼不动，咽不下，便责问彦八：“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彦八拍拍脑袋若有所思地说：“煮竹子要放老虎油，你们放了老虎油吗？”

世界上是有老虎的，但有没有老虎油谁也不知道，再说他们连老虎毛都没见过，到哪里去觅老虎油呢？

“没有老虎油，竹子当然不好吃喽！”彦八说着，他的衣服也烤干了，于是就回家去了。

尽管彦八经常吃白食，但他常用他的才智为少年们解忧排难，所以大家仍旧愿做他的朋友。

药店收购跳蚤药

一年夏天，日本佐川有个叫三次的人到山分去办事。途中住进一家旅店。跳蚤非常多，咬得他整夜不能入睡。他想，回来时还要在这儿住，再这样的话那可实在受不了。临走时，他对旅店老板娘说：“在佐川，有个药店里收购跳蚤，价钱还很高呢！再过三天我回来还住这里，您该把所有的跳蚤都捉起来，我可以帮您带到佐川去卖。”说完就走了。

过了三天，三次又来到旅店住下。一夜都睡得很好，一点儿没感到跳蚤咬。第二天早晨，老板娘说：“客官，我已经把跳蚤全部抓起来了。”说着，打开纸包给三次看。哎呀，真的抓到了成千上万只跳蚤。

三次对老板娘说：“哎呀，上次我忘了告诉您，应该把这些跳蚤都给串起来，每20个一串，这样好算帐，就不用再数了。不久我还来，您串好放在一起吧。”说完三次出了旅店又上路了。

雏鹰变成了老鹰

从前，日本有个名叫是市的人进城给庄园主交纳地租。庄园主想要一只雏鹰，问是市能否在村子里搞到。是市满口答应说：“啊，这很容易，我家附近的山口里正好养着一只雏鹰。请您一定抽空来一趟。”

庄园主非常高兴，说最近去察看领地的时候，顺便就到那里去看一看。

是市回到村里，乡亲们听到庄园主来的消息，大吃一惊。都在议论着庄园主来了应该怎样接待，接待费又该怎样凑出来。大家每天都为这件事而头痛犯愁。是市说：“如果诸位因为庄园主要来而感到为难的话，那我可以马上去把他回绝掉。”

是市来到城里，直奔庄园主的府邸。庄园主高兴地问：“啊，你来了，我的雏鹰养得怎么样了？”

是市回答说：“啊，已经长大了，现在每天都‘咕哟，咕哟’地叫呢！”庄园主笑着说：“哎呀，你说什么呀，那不是鸢的叫声吗？我可不去了。”

看柿子和吃黄豆

很早以前，在日本丰后的野津有个聪明的孩子叫吉四六，即使到现在，人们只要说：“简直同吉四六一样”，那就是对聪明孩子的赞扬。

吉四六是个穷孩子，给财主当差。财主是个吝啬的人，对村上的人都很刻薄，吉四六对主人很是不满。

这年，柿子成熟了，财主派吉四六去看柿子，吩咐道：“我出去办事，你不许偷懒，一定要看好这些柿子，什么事都别管，两眼要紧紧盯住柿子。”

吉四六遵照主人的吩咐，两眼紧紧盯住柿子。村上的孩子们来了，他们见柿子有人看着，开始都不敢动，隔了一会，有些胆大的孩子就拣起掉在地上的柿子来吃，吉四六仍旧一声不响，两眼紧紧盯住柿子。

傍晚，财主回来了，看到树上的柿子已所剩无几，就责问道：“吉四六，柿子呢？”

吉四六照实禀报：“柿子给孩子们吃掉了。”

“笨蛋，我临走时怎么吩咐你的？”主人大发雷霆。

吉四六还是毫不在乎的样子：“你吩咐我不许偷懒，一定要看好这些柿子。”

“可你？——”

“我完全遵照你的吩咐，两眼紧盯住了柿子，别的事我都没管，所以他们摘柿子吃，我都没去管。”

财主气得说不出一句话，一怒之下就把吉四六辞退了。

吉四六又到庙里去当佣人。庙里的生活很清苦，只有粗茶淡饭，从不吃荤腥，有黄豆吃就算是大饱口福了。

有一天，旁村的施主给庙里送来了一罐炒黄豆，和尚与吉四六都非常高兴。尽管和尚很想独吃这些黄豆，但还是装模作样地说：“这罐黄豆放在柜里，我们两人谁也不许偷吃，只有吃饭时拿出来大家一起吃。”

可是，每次吃饭，和尚总不将炒黄豆拿出来，这下吉四六可馋得不得了。

有次和尚不在，吉四六打开柜子从罐子里抓了把炒黄豆，但他又怕被和尚撞见，所以没敢立即就吃。到哪里去吃呢？吉四六想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对，到厕所里去吃。

吉四六手里抓着炒黄豆，来到厕所，当他打开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和尚也正躲在厕所里偷吃炒黄豆呢！

吉四六无法将手中的黄豆藏起来，就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吃得正香，又给你拿一份炒黄豆来了！”

和尚羞得满脸通红，推让说：“吉四六，这把黄豆你就自己吃吧！”

牛鼻木环的故事

牛鼻木环，就是插在牛鼻子上系绳子的曲木，农民虽然也能制作，但比较费事，所以一到春耕，木环需量增加，城里的商人便趁机抬高价格，吉四六去年曾吃过这个亏。

今年，春耕季节又到了，吉四六便对进城的村里人说：“劳驾，给我打听一下木环的价格，我要买木环，多少不论，价钱贵些也不妨。”

反正只是顺便打听一下价格，并不费事，村里人都乐意帮忙。然而吉四六托的人很多，简直到了逢人必托的地步，人们也不去深究原因，照办就是。

卖木环，在城里只有一家商户。老板见来打听购买木环的村民络绎不绝，于是就认为今年这个商品紧俏，便更加抬高价格，村民回村如实告诉了吉四六。

而这时，吉四六在家中却没日没夜地利用柳树棍在制作牛鼻木环。谁家的木环坏了，他就免费送给，不仅满足本村的需要，而且邻村的人知道了，也来索求，他照样免费赠送。

吉四六继续制作木环，等积存了一批时，他就背着进城，沿路叫卖。一路上将木环廉价卖掉了一些，将剩下的部分，带到城里，特地到那家商户附近大声叫卖。

商户老板因来打听要买木环的村民很多，而店中的库存却不足，现见吉四六背着制作精良的牛鼻木环上门兜售，不由喜出望外，忙问道：“孩子，你的木环我要。”

吉四六听得此言，正中下怀：“老板，我的木环做工考究，质量上乘，价格也要贵些。”

老板想，进价高，可把价格转嫁到顾客身上，就说：“价格可依你，但数量太少，你家中若还有的话，必须都卖给我。”

吉四六爽快地答应了老板的要求，回家后再制作了不少木环后，一古脑儿全部销给了那家商店。

谁知商店进了大批木环后，却无人上门购买。他哪里知道，以前来打听价格的都是受吉四六委托的，而零星需求者也都从吉四六那里得到了木环，他白白化了高价钱购进了一批木环，竟成了积压货。老板只好将木环在第二年低价出售。

哪能有这种事呢

村里有个老头很有钱。因为有钱，这个老头很空闲。因为空闲，他就很爱听故事。然而他既爱听故事，又不相信故事里的内容。每逢到人家讲到节骨眼时，他就会脱口而出：“哪能有这种事呢！”这已成了他听故事时的习惯用语。

村上最会讲故事的要数吉四六了。可是吉四六从不讲故事给老头听。一次，老头向吉四六要求道：“孩子，给我讲个故事听听吧！”

“要我讲故事可以。”吉四六说，“但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准讲‘哪能有这种事呢’的口头禅，如果讲了这句话，就要输给我一草包大米。”

“好！”老头爽快地说。

吉四六开始讲故事了：“江户有位王爷，坐轿子去访亲戚，路上有只老鹰在空中盘旋，不一会拉下一泡屎，正好掉在王爷的裤子上——”吉四六讲到这里顿了一下，望了老头，老头脸上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但嘴巴只是牵动了一下，没吐出一个字。

吉四六继续讲道：“王爷命随从给他换去裤子继续赶路，可那老鹰仍在上空盘旋，不一会又拉下了一泡屎，不偏不倚落在王爷的佩刀的刀把上。”

这下子，老头更不相信了，刚想说出“哪能有这种事呢”时，他惊觉到自己将要输掉一袋米，所以还是忍住了，把一句说惯了的口头禅变成了一个“唉——”的长叹。

吉四六继续讲故事：“王爷命随从换去佩刀，继续赶路，谁知那只老鹰却盯住不放。不一会又拉下了一泡屎，这一下更巧了，正好落在王爷的脑袋上。”

吉四六不指望老头在这节骨眼上会开口讲那句口头禅，所以自顾自继续讲下去：“王爷命随从将脑袋换了。随从一刀砍下了自己的脑袋，调换了拉上老鹰屎的王爷脑袋，继续赶路去访亲戚了……”

听到这里，老头再也忍不住了：“哪能有这种事呢！”

吉四六仍旧讲下去：“来到朋友家里，朋友把随从当作王爷，而把王爷当作了随从。”

“哪能有这种事呢！”

吉四六还是讲着：“那只老鹰也跟踪而来又拉了一泡屎……”

“哪能有这种事呢！”老头就像被洪水冲开闸门一样，口头禅一句一句不停地喷出口来。

吉四六接过老人的话茬：“是啊！是啊！哪能有这种事呢？请你把事先约好的一袋大米给我吧！”

吉四六三气村长

远处的山上，冰雪融化了，气候显得更加寒冷。吉四六在屋里烤火，村长见到了很是生气：“懒孩子，怎么不出去干活。”

“天气太冷！”吉四六说，“山上的冰雪正在融化哩！”

“胡说，”村长斥责道，“山离开这里远得很哩，分明是找理由偷懒！”

“噢！明白了。”吉四六应道。

夏天，远处的山上着了火，村长组织村民前往打火，吉四六却躲在屋里，村长斥责道：“懒孩子，怎么不去打火，火势要蔓延过来了！”

吉四六回答道：“山离开这里还远着哩！”

这年，村里受了旱灾，河水干涸，河里的鱼儿都死了，可是村长偏要吉四六给他捉活鱼吃。吉四六就把村长挂在客厅里的一幅画拿了下来，将画中正在嬉水的鱼儿剪了下来交给村长。

村长见吉四六毁了他最珍贵的图画，斥责道：“吉四六，你这是干什么？”

“河里的鱼都死了，这是我唯一能捉到的活鱼。”吉四六不慌不忙地回答。

“可这是画呀，能吃吗？”

“村长不是经常赞扬说，这画中的鱼像活的一样吗？”

村长得了病，别人都争着去看望他。只有吉四六来得最晚，村长又不高

兴了：“吉四六，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屋子里挤了这么多向您问候的人，我来早了也挤不进屋，所以来晚了。”

“胡说，”村长斥责道，“事情应该做在前面，既然看到人多，就不必要看望，而就立即去请医生给我看病。”

“明白了！”吉四六应道。

村长病重了，等着吉四六请来医生给他治病，可是吉四六却将棺材铺的老板找来了。村长气极了，斥责道：“吉四六，你这不是咒我早些死去嘛！”

吉四六不慌不忙地回答：“村长，这是你吩咐我，事情要做在前面嘛！”

全村生命都危险

村长家有十多只鸡，别人家的鸡都是圈养，唯独村长家的鸡是放养。这些鸡整天到处乱窜，祸害菜园和粮食，全村人怨声载道，村长却充耳不闻，还强辞夺理地说：“我是鸡年生的，所以特别喜爱鸡，不忍心将鸡关起来，让它们受苦，我把这些鸡看成我的同类，它们吃苦，就是我自己吃苦。”

虽然这分明是一派胡言，村民也奈何他不得。有一天，村长的鸡吃掉了吉四六菜园子刚抽芽的萝卜时，吉四六实在忍不住了，他操起了一把割草用的大镰刀，把村长家的十几只鸡都砍死了。

村上人见到这种情景，既高兴又害怕，他们担心蛮不讲理的村长要进行报复，这可怎么得了呢？

吉四六对村民们说：“没什么可害怕的，等会请大家到我家中来吃鸡肉。”

正当大家津津有味地吃鸡肉时，吉四六又操起那把大镰刀来到村长家中。

村长惊恐地问：“你好大胆，竟将我的鸡全部砍死了，你还想干什么？”

吉四六举起了大镰刀：“我替村民们来砍你的头！”

“什么，村民竟然要我的命！”

“是的，只有你死了，全村人才能活；你不死，全村的人就无法活了。”吉四六说着赶了上来。

村长看到吉四六手中的镰刀，平时的威风一扫而光，一边逃一边问：“为什么要我死呢？”

“就是因为村长放养鸡。”

“放养鸡是区区小事，怎么引起生命危险呢？”村长不解地问。

吉四六紧逼着问：“村长为什么要放养鸡？”

“因为我的属相是鸡，对鸡有特殊感情，不忍心它们受苦。”村长还是这么一套。

“这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就是危及全村人生命安全的大事！”吉四六大声说道。

村长目瞪口呆，无论如何不能把养鸡同村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吉四六说：“村长，你想一想，全村人都像你那样，把自己生肖的动物全部放养的话，结果怎样呢？你是属鸡的，还算可以，那些属牛属马属羊的，把他们牛马羊放出来，就够乱糟糟了，倘使那些属龙属虎的把虎啊、龙啊，都放出来，全村人的生命还能安全吗？”

“啊！——”村长万万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

吉四六继续说：“所以我替村长作主，把你的鸡全部杀死，请他们吃鸡肉，想向那些人解释一下。”

村长感激地说：“吉四六，好孩子，你作得对！”

“可是他们吃了鸡肉，还不肯罢休，他们说，村长还会放养鸡的，他们也非把牛马羊和龙虎都放出来。”吉四六说，“所以我就来要你的命，只有要了你的命，才能救活全村的人。我来杀你，还可让你存个全尸，让你死得痛快些，如果别人动起手，就不会那么优惠了。”

“多谢了！”村长感激地说，“我去告诉大家，这次就算我请客吃鸡肉，今后我再也不放养鸡了。”

吉四六这才收起了镰刀，回到家中，吃鸡肉的村民还没有走，他告诉大家：“没有事了，大家安心回家睡觉吧！”

萝卜地里的野鸭

村长给吉四六一匹马，叫他到邻村去把磨取回来，他一再叮嘱道：“这马很瘦弱，力气小，你让它载了磨，就别骑上去了。”

吉四六心想，这不是明明让我走着回家吗？马瘦力气小，我也很瘦，没有力气，这么一大段路，走起来是很累的。村长只知顾惜马，不知顾惜人，太不讲理了，但他口中仍然答应着：“知道了。”

村长鼓励说：“你把磨取回来后，我请你吃野鸭汤。”

傍晚时分，吉四六回来了，村长一看，吉四六背着磨骑在马上，立即生气地说：“我再三嘱咐你，你怎么还是骑在马上？”

吉四六回答说：“你说让马载着磨不要骑，我想不载磨就好骑马的，为了不使马太累，又要载磨，又要驮人，所以我替马把磨背回来了。”

村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出去了半天，吉四六已是饿极了，等着喝村长许诺的野鸭汤，村长果然不食言，在锅里煮着野鸭汤。可不管吉四六饥肠辘辘，就是不拿出来吃，他要饿死吉四六。

好不容易挨到村长端出野鸭汤，吉四六嗓子眼里“咕噜咕噜”响，可是打开碗盖一看，只有两三块野鸭肉，其余全是萝卜块。

吉四六心里很生气，但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萝卜块，一边称赞道：“这野鸭肉味道真好，多谢村长盛情款待。”

临回家时，吉四六对村长说：“我家附近有许多野鸭子飞落，村长何不用鸟枪去打一些呢？”

村长高兴地说：“吉四六，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有那么多野鸭可打，我明天晚上一定去，到时还要请你当向导。”

第二天晚上，村长提着两大盒饭菜，来到吉四六家。两人结伴出发了。

走了一段路，到了地头，就觉得肚子饿了，村长为了要让吉四六做向导，便慷慨地打开了饭盒。饭盒里净是好饭好菜，还有昨晚烧的野鸭肉。当吉四六吃得肚子饱饱的时候，说：“村长啊，那些野鸭怎么对付好啊？真是太多了。”

村长看了一下四周，连一只野鸭也没落下来，便问道：“野鸭在哪里呀？”

吉四六指着萝卜地，说：“不是那么多吗？”

村长还不甘心地问：“那是萝卜！”

吉四六回答说：“村长昨晚说是给我吃野鸭肉，结果端出来的是萝卜，

所以我觉得在村长的脑子里，萝卜就是野鸭，野鸭就是萝卜。”

村长白白陪了饭食，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吉四六吓瘫村长

每到农忙季节，村长总要召集村民帮他干活，吉四六当然也不能例外。

帮村长干活，工钱是没有的，但每天发一盒饭，让大家带到地头当午饭。吉四六为了要多吃点饭，干活很卖力，经常要翻两倍甚至三倍的地。

可是村长并没有给他增加饭食，还说：“我给了这么多饭，他才翻了那么一点点的地。”

一个村民说：“吉四六翻的地比别人翻得多得多，怎么能说是一点点呢？”

村长不屑地说：“他多干活，这是眼睛盯着我的饭盒，与其说是吉四六在干活，还不如说我的饭盒在干活。”

听了村长的话，大家都很气愤，吉四六却不动声色。

第二天，吉四六仍旧带了饭盒上了工地。他一反常态，到了地头，躺在树荫下睡觉，中午把饭盒吃空了，还是睡觉。

村长来了，他见吉四六在睡觉，恼火地责问：“吉四六，你怎么不干活？”

吉四六指了一下搁在地里的空饭盒说：“村长昨天不是说过的吗？与其说是我干活，不如说是饭盒在干活，所以我不用干活，让饭盒在干活。”

村长一时语塞，无话可对，只得自认晦气。

地里的活计干完了，村长又让大家到山上去帮他打柴草。吉四六早出晚归，每天都打回一捆柴草，可他的柴草捆很小，天天如此。村长又不满意了，嚷着说：“吉四六，你每天都是打这么小一捆柴草，分明是偷懒！”

“村长，你吩咐得很清楚，每天每人打一捆柴草，并没有说明大小啊！”

“可你这捆柴，轻得让我一掂就起来，不感到太少吗？”

“那该怎么样呢？”

“至少要打一捆我掂不动的柴草才好！”

“明白了。”第二天，吉四六打的柴草捆更加小了，但他却对村长说：“今天我的柴草捆，恐怕村长掂不起来。”

村长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下，他掂起了那捆柴草，柴草里裹着好几条长蛇，正舞着舌头向他的手上、身上卷来，村长慌忙将柴草捆扔掉，吓得语无伦次地说：“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吉四六从容不迫地说，“我只是遵照你的吩咐，打了一捆让你掂不动的柴草。”

村长再无力分辩和责骂，因为他已经吓瘫了！

移山登天的举动

吉四六的聪明才智常使财主吃亏上当，财主总想找机会来难住吉四六。一天，他对吉四六说：“我佩服你的聪明才智，但你总不是天神下凡，无所不能吧！”

吉四六知道财主在向他挑衅，便应战道：“你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

“我的宅子前是场子，场子前面是田地，显得很空旷，一到冬天，寒风

直吹进宅子，所以请你将远处的那座山给我移到场子上来。给我的宅子挡挡风，这事怕你办不到吧。”

谁知吉四六说：“这事很容易办到。”他找来一些菜油，向垛在场上小山般高的稻谷走去。将菜油倒在稻谷堆上，从口袋里摸出火石，要引火烧那堆稻谷。

密切注视着吉四六动向的财主见了大吃一惊，忙问道：“你要干什么？”

“我按照你的吩咐，将那座山移过来，可是那堆稻谷占了地方，挡了道，所以必须先将它烧掉。”

“啊！”财主大惊失色。

吉四六继续说道：“而且前面那一排房子，还有那片果树，都是在我移山的必经之路上，也应该烧掉。”

“啊！”财主更加惊慌了。

“那山很大，搬到这里，可能要压住你那宅子，与其它被压掉，不如让我烧掉为好。”说着吉四六已敲打着火石，引出火来，眼看就要烧着那堆稻谷了。

“慢！”财主气急败坏地说，“我认输啦，不要你搬山了。”

财主恨在心里，不久就找个借口辞退了吉四六。好在吉四六家中尚有几分薄地，可以糊口。转眼来到春天，吉四六家中没有牛马，好不容易翻了地，却无论如何来不及松土和平整土地了，他就向邻居商量请求帮助他一下。

村子里的村民多数是财主的雇工，财主为了报复吉四六，不许他们去帮他，这可怎么办呢？

吉四六在自家的田边靠树的地方，竖起了一架高高的梯子，在财主家做工的村民们都过来围观，他们问道：“吉四六，你要干什么？”

“我要顺着这架梯子登上天去！”此话一传开，围观的人更多了，连财主和他的家人也来看热闹。

吉四六沿着梯子一步步攀登上去，越爬越高。看热闹的村民说：“吉四六，危险啊！不要爬上去了。”他们急得跺着脚。

看笑话的财主及其家人起哄说：“吉四六，凭你这个样子，能够登天吗？”他们高兴地跺着脚。

在梯子上的吉四六这时说话了：“不管好心的或是坏心的，都认为我登不了天，现在我接受诸位的劝告，改变日期，一个人悄悄地登天，免得惊动大家！”说着爬下梯子，扛起梯子回家了。围观的人们也都议论纷纷走了，而吉四六的田地由于众人的踩踏，变得又松又平整了。第二天，吉四六就播了种子。

柿饼妈妈和刀子

从前，某山神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离寺庙不远处，住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一天，老和尚把一些鸡蛋装到套盒里，哄骗小和尚说：“这里边装的是柿饼，你给那女子家里带去吧。”小和尚在路上打开套盒一瞧，里面装的是鸡蛋，不禁感到好笑，但还是把套盒给那女子送去了。

过了两天，老和尚包了十来条香鱼，对小和尚说：“这是一把刀子，你给那女子送去吧。”小和尚在路上把那包儿拿出来打开一看，原来是香鱼。他笑着给那女子送去了。

过了五六天，有一家施主举办佛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一起去。半路上，小和尚看到路边有一家农民养了很多鸡，便说：“师父，您瞧，那家养了多少柿饼的妈妈呀，那柿饼不是你送给那女子的吗？”老和尚很不好意思。

做完佛事，师徒归来。他们走到河岸过，上了大桥。小和尚看到河中的游鱼，又大声说：“师父，您看这下边的河水里，有多少刀子在游动啊！这样的刀子不是您送给那女子的吗？”

老和尚想，这小子在路上一定看了鱼才那么说的。便斥问道：“你看到的東西，光看看就算了；听到的東西，光听听就算了！什麼話都不要說，就跟着我走吧！”

这时两人走上了山岗，一阵风吹来，老和尚的帽子被吹掉了。小和尚不愿意捡帽子，默默地走着。老和尚发现帽子没有了，正纳闷是不是丢在施主家没带回来。小和尚在一旁回答说：“师父，因为在路上您跟我说‘看到的東西，光看看就算了！’所以我看到您的帽子被风吹掉也没去捡。”

老和尚说：“掉在路上的，不管什么都要捡回来！你快去把帽子捡回来！”

小和尚顺着原路回去捡了帽子，同时他又捡了些烂树叶、马粪之类的东西装在帽子里。老和尚一见生气地说：“你为什么把那些脏东西装在帽子里？”

小和尚说：“您不是说‘掉在路上的，不管什么都要捡回来’吗？”

老和尚气愤地说：“马粪多脏啊，你快拿去用河水冲掉！”

小和尚拿起帽子，丢到河里就回来了。

过了两天，老和尚有事要出门，一找帽子不见了，便问小和尚。小和尚说：“师傅，您不是说‘让水冲掉’吗？我把帽子和马粪一起让河水冲掉了，现在哪儿还有帽子呀！”

侏儒巧言斗武士

从前，日本的萨摩国有个聪明的孩子。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人们就叫他侏儒。

那时候，武士势力很大，一般的人都惹不起武士。有一天，侏儒带着自己心爱的小狗，在河边散步，正好遇到一个武士在那里钓鱼。

小狗出来的时间长了，需要撒尿，看看四周没有依傍，就跑到武士跟前，以武士的大腿作为依傍，抬起后边的一条腿，“刷”地撒了一泡尿。

武士大发雷霆，把手按到了刀把上：“不懂规矩的家伙，你不想活了吗？”

“请原谅，这只小狗把你的腿误认为是棵树了，我要好好教训它！”侏儒说着就悄悄地向狗“说话”，算是在“教训”狗。

武士哪肯善罢甘休：“狗既然能听懂你的话，你就让它来向我赔礼道歉！”

这可把侏儒难着了，他跟狗讲话，原是装模作样来敷衍武士的，现在要让狗“赔礼道歉”怎么可能呢？

于是，侏儒装样装到底，他又同狗“讲”了几句“话”，回过头来，对武士说：“小狗说了，它不肯向你道歉！”

“岂有此理！为什么？”武士吼道。

“小狗说，是神灵命令它不许道歉！”侏儒编排出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很早之前，狗只有三条腿，走路很困难，神灵觉得太可怜了，就又给狗安上了第四条腿，狗为了感激神灵，所以在撒尿时总是抬起那条神灵给它的腿，

以免溅上尿。尊敬的武士，你看小狗多么明理呀！”

武士听了不服气地说：“如此说来，我的腿还不如狗的腿？难道我的一切不是神灵所赏赐的吗？”

侏儒指着武士钓鱼时弄鱼食、抓鱼而弄脏的双手，又指着他被河水溅满了泥点子的双腿，说道：“尊敬的武士，既然你的一切都是神灵所赐，那你为什么如此不珍重呢？尤其你动不动就要拔刀杀人，双手沾满鲜血，这是神灵允许的吗？”

“这个——”武士被侏儒说得回答不出一个字来。

侏儒继续说道：“不忘别人的恩德，是应该做到的，连小便时都不忘神灵恩德的小狗，真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啊！”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士，听了侏儒的一番道理，觉得茅塞顿开，不仅不再惩罚小狗，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负神灵的教诲，便一声不响地又去坐在河边钓他的鱼了。

椿年巧治老和尚

很早以前，在日本的一个寺庙里，有个聪明的小和尚，名字叫椿年。

庙里的老和尚对待椿年很刻薄，他把椿年当个仆役使唤，村上人施舍些好的吃食，他就一人独吞；出门做法事，却让这个小小的孩子像马一样背着沉重的包袱；平日里，还要对椿年管头管足，差东差西，使得椿年苦不堪言。

有一次，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门办事。走了一段路，椿年站在路边要撒尿，老和尚指责说：“你没听见说有守路神吗，不能在路神上面撒尿。”

椿年只好将尿憋住。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憋不住了，就问道：“我可以在地里撒尿吗？”

“不行，地里有地神，千万使不得！”老和尚威严地说。

可是漫长的乡道上又没有厕所，椿年感到十分为难，他就说：“那么，我往河里去尿吧！”

老和尚斥责得更加严厉了：“你真糊涂，河里有水神，你在河里撒尿，岂不亵渎了水神？”

这时，椿年再也憋不住了，他突然抢前两步跑到路旁的一个高墩子上，等候着老和尚经过土墩时，将尿撒在老和尚的头上。

“唉呀！椿年，你想干什么？”

椿年不慌不忙地回答：“你的头顶上没有神，所以我不会遭到报应的。”

在日语里，“神”和“头发”是两个同音词。因为老和尚是光头，所以椿年就说他头上没有“神”（头发），老和尚虽然很生气，但也不能指责椿年说得不对。于是老和尚总想伺机报复。

第二天，老和尚打发椿年上街去买一件“什么”的东西。

椿年一时没有明白，问道：“什么‘什么’东西呀？”

老和尚讥讽地说：“你聪明得能在我头上撒尿，这件事还会办不成吗？”说罢拂袖而去。

椿年趁机到街上去玩耍了。他看见河岸上围着一群人，原来河里飘浮着一堆东西。

人们纷纷议论：“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听到“什么东西”四个字，椿年马上联想到这正是老和尚的吩咐。

原来，有匹马在过桥时不慎撞着栏杆，跌下河去淹死了，马尸沉入河底，白花花的肠子从撞破的肚子里流出来漂浮在河面上，人们围观的就是马肠子。椿年拨开人群，到河边捞起了那堆马肠子回转庙里，高举起手，把马肠子送到老和尚的鼻尖下面。

老和尚吓得退一步，惊恐地问道：“这是甚么东西呀？”

椿年笑着说：“我从街上买回了你要的那个‘什么’东西。”老和尚已来不及改口，只得承认马肠子就是他要的“什么”东西。

两只鼠雕谁逼真

日本某富翁有许多古董，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河里游的，洞里钻的，各种古玩，各具情态，应有尽有。于是，他经常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豪富。

一天，富翁正得意地玩着一个刚收到的陈木鼠雕，鼠雕跟真的没有两样，尖尖的嘴，贼溜溜的小眼珠，细长的尾巴，一副精灵相，一副狡黠样，放在大街上，准会让人喊打。富翁情不自禁地吻了鼠雕一下：“嘿，宝贝！”这时，一个孩子用天真的眼神盯着鼠雕，富翁逗趣他：“怎么样，看呆了？”

孩子微笑地摇摇头，说：“我家也有个名师雕刻的老鼠！”

富翁哪里肯信，要与他打赌比宝，说：“我输了，鼠雕归你，你输了，你那老鼠归我。”

“一言为定！”孩子和富翁勾了个小指头。

孩子回家后连夜雕刻了一只老鼠。第二天与那富翁的摆在一起。富翁一见小孩雕的老鼠，鼻子里哼了一声，这怎能与自己的鼠雕比呢，粗粗糙糙，一点灵气也没有。孩子捉来一只猫，那猫眼珠子一转，“喵”的一声猛扑向孩子雕的老鼠，溜走了。孩子一把拿过富翁的鼠雕，高兴地说：“猫扑我的鼠雕，说明它逼真！”

富翁见自己化300元买来的鼠雕输掉了，傻了眼，懊悔不已。其实，孩子的鼠雕确实不如富翁的好，只是孩子的鼠雕是用干鱼削制而成的。香喷喷腥溜溜，猫儿能不发馋吗？

巧扔点心止斗殴

日本有个孩子叫新左卫门，一天，正在家里做作文，突然隔壁的争吵声把他的灵感吓跑了，他埋怨着出来看真相。说实在的，他家隔壁有了这家兄弟合开的点心铺后，叫卖声、争吵声常搅得他情绪不好。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死人：兄弟两人手里各拿着刀子，寒光晃来晃去，眼睛里透出仇恨的光，像两头斗红了眼的公牛。在这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任何不可想象的事都会发生。

新左卫门对他们兄弟俩同室操戈十分鄙夷，但为了免除一场流血事件，决定管管闲事。他跑进店铺，搬起架上的点心，抛在大街上，喊道：“喂，快来吃点心，免费点心。”

人们听说是免费点心，纷纷围上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连乞丐也大胆地来尝美味了。兄弟俩见状，收起刀子，一齐奔过去责问孩子：“你好哇，竟敢趁火打劫，谁教你这样做的？”

新左卫门毫不在乎，慢条斯理地答道：“不是你们要互相斗殴吗？都打

死了，这店里没人，点心不就要发霉了吗？所以趁现在吃掉，你们说是不是？”

新左卫门说着，又要扔点心，兄弟俩说：“请别扔，我们再也不打架了。”于是他们和好了，闪电般地快。

太子大雀命平叛

日本的应神天王崩驾之后，王子间发生了皇位之争。

当时，太子大雀命执掌政权，但王兄大山守命不服，密谋抢夺皇位。他秘密地带领军队来到罗和河边，将士兵埋伏在河岸，自己只身披重甲藏武器，以晋见皇太子为名，进行威逼，企图夺取皇位。

太子大雀命就在对岸安营扎寨。大山守命隔岸望去，只见帐篷内，大雀命正高座在胡床上，接受百官朝见。大山守命确信不疑，便找船渡河过去。

河上正有一船停靠，大山守命便直言自己的身份，要船家渡河过去晋见皇太子。船家不敢怠慢，当即收缆启航。大山守命盼顾左右，见风平浪静，对岸帐篷内也无戒备，不由内心充满喜悦，认为大功即将告成，不免流露出洋洋自得之色。他对船工说：“我想到对面去捕捉野猪，你认为我能成功吗？”

船家站在船艄把舵，听了大山守命的话，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凡事都难预料，有人一心想捉野猪，但偏偏捉不到……”

大山守命听了很是不快，但他想到一个年老口讷的山村船家，懂得什么，也就不与他计较，一心想着快快过河，实施自己的计划，便命令道：“快，把船行快一点！”

船速顿时加快了，但猛烈地颠簸起来，大山守命赶紧调整步子想站稳脚跟，谁知他刚一举步，觉得船板奇滑，不由踉踉跄跄，身子再也无法平衡，就在这时，船只向一边倾斜，将他抛入河中。

“救命！救命！”大山守命在水中大声呼喊。但谁也没有救他，却换来了一阵箭雨，河对岸的草丛里，突然冒出了许多皇太子的士兵万箭齐发，将大山守命射死在河底。

原来这一切都是皇太子大雀命精心安排的。他早已获悉大山守命要争夺皇位，故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坐踞于帐篷内胡床上的是他的替身，而那个船家正是他所装扮。而且在船只的竹编底板上事先涂上了用五味子捣碎而成的润滑剂。大山守命求胜心切，并没有识破这一巧计。

平定了大山守命的叛乱之后，大雀命按照先皇的遗命，奉立最小的弟弟为日本天皇，但这个新皇短命夭折。于是大雀命当上了天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德天皇。

潜入虎穴袭敌酋

太和国天皇把 16 岁的儿子小椎命召到跟前，问道：“当前，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是谁？”

小椎命答道：“是西方的两个熊曾建。”

所谓两个熊曾建是兄弟两人，是霸占一方的两个军阀，他们自恃军力强盛，始终不肯臣服天皇，是太和国统一的心腹大患。

天皇说：“我召你来，正是为了此事，想派你去将熊曾建除掉。你需要

多少人马？”

小椎命说：“臣不需一兵一卒，就能取得成功。”他接受了父皇的委派，从姑母那里要了一套衣服，身揣一把短剑就出发了。

小椎命来到熊曾建的防地，当时熊家正在庆贺新房落成而大摆宴席。小椎命将头发梳成女式，穿上姑母的衣服，化装成一个年轻的姑娘混进宴会厅。

熊氏兄弟见贺客中的一个美貌少女光彩照人，非常显眼，就安排她坐在自己身边，调情取乐，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气氛更加热烈，小椎命故作关怀地问道：“请问将军，今天这么多人，如果有刺客混入其中，该如何是好？”

熊氏哥哥哈哈大笑：“我里外三层都设有护卫，哪能容得可疑之人！”

熊氏弟弟附和道：“即使天皇派兵来攻，也能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小椎命进一步试探：“两位将军难道就不怀疑我是刺客吗？”

熊氏哥哥不由细看了小椎命一会，只见她美貌绝伦，弱不禁风，就更加口出狂言：“看你这副模样，要当刺客，怕是有心也没胆吧！”

熊氏弟弟也随声附和：“即使有胆，也怕没有力量吧！”

正在说笑之间，小椎命猛地抽出藏在衣内的短剑刺向熊氏哥哥，顿时从后刺到前胸，一个熊曾建立即倒地死了。

另一个熊曾建见势不妙，就逃下主宴席桌上的台阶，小椎命一步跟上，一手抓住熊曾建的衣领，一手持剑从上而下刺去，这个熊曾建也顿时倒在阶下。

小椎命一声大喝：“我是太和国家王子小椎命，奉命刺杀熊曾建，谁敢抗命！”

熊曾建弟弟临死前还说道：“你是全日本最勇敢的武士！”

熊曾建部下慑于小椎命的勇敢和机智，立即四下逃散。小椎命就连夜赶回京城，向天皇复命去了。

南洲智斗巴克斯

明治初年，傲慢的英国公使巴克斯常刁难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的日本。

一旦出现较棘手的事，他常虚晃一枪耍滑头：“等我和法国公使谈了以后再回答吧。”

日本外务大臣寺岛宗多次碰壁后，去找朋友南洲叹苦经。南洲略微考虑一下，劝慰寺岛宗：“别急，我跟你再去找巴克斯公使一趟吧！”

说完，他们便去拜访巴克斯。

巴克斯傲慢地撇撇嘴唇，不以为然地扫视着他俩。

南洲没有计较这些，却不慌不忙提了一个问题：“尊敬的公使大人，我想斗胆请教一件事，贵国是不是法国的属国？”

这问题大大刺痛了巴克斯的神经。

巴克斯当即脸色一沉，怒气冲冲地训斥：“请闭上您的嘴巴！如果你还算是日本陆军大臣的话，那你早该知道英国不是法国的属国，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立宪君主国，连德意志共和国都不敢与我们相提并论！我要向你们天皇抗议！作为一位陆军大臣，你既缺乏常识，更污辱了大英帝国的名誉！”

南洲面不改色，反而谈笑自若：“尊敬的公使先生，您别发这么大的火。我过去一直认为英国是个强大的独立国，但是最近我却不敢这么想了。”

巴克斯惊讶地一瞪双眼：“为什么？”

南洲笑了：“其实，也没啥特别大的事。我老想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日本政府跟公使先生谈到国际问题时，公使先生常说您要看法国公使商量后再回答。如果英国真是独立的国家，那何必事事都要看法国人的脸色行事呢？而在我过去的记忆中，英国好像不是法国的属国。所以，我今天特地赶来，斗胆向您请教。”

素来傲慢的巴克斯，此刻被南洲一番有理有节的话问得哑口无言了。

传奇式的探险家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轰动了 1892 年的欧洲，日本驻柏林武官福岛和一群德国军官打赌：他骑马从柏林到海参崴。各国报纸报道了这样的场景——

“哈哈，福岛君，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位德军中校端着酒杯大笑着对福岛说，“从柏林到海参崴，几千上万里的路程。途中有数不清的穷山险水和恶劣天气。你就是骑上一匹千里马，也到不了终点。更何况你那条瘦骨伶仃的老马？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哈哈——”

中校的同行们也大声附和着：“福岛是在吹牛，真能如此这不成了神话？”

“诸位，我们口说无凭，还是请中间人来，大家各下赌注，谁胜谁负，几个月后见分晓。”福岛已被酒精烧得脸红脖子粗，握酒杯的手也在微微颤抖着。

德国军官们纷纷投下重注，他们想，福岛这个酒鬼是输定了！

这条爆炸性新闻公布后，千千万万的人们好奇地大睁双眼，注视此事发展的结局。德国与俄国政府，对福岛此次壮举，也都尽其可能，为之提供各种方便和资助。就这样，福岛在人们一片敬仰和祝愿声中，骑着他的瘦马，开始了这次举世瞩目的探险。

一路上，福岛仿佛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万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男女老幼都以能一睹这位探险家的风采为快。进入俄国境后，俄国政界军界，上上下下，更是热闹非凡。因为，这位日本探险家的行程的绝大部分，是在俄国境内，他那从柏林骑马到海参崴的世界奇迹，终究能不能变成现实，将在这里揭晓。好奇心和虚荣心刺激着数不清的俄国政府官员与军官们，在福岛必经的路线上守候他的到来。他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欢迎仪式，举办了数不清的大小宴会，来欢迎他。他们以能陪同这位骑士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参观为幸运，他们满腔热情地为这位探险家介绍本地区的情况。福岛本就精通俄语，总乐意和各类人物交谈到双方满意为止。就这样，福岛用了 15 个月的时间，骑着他的马畅通无阻地穿过俄罗斯、西伯利亚，顺利到达了海参崴。

当东京各界为福岛的巨大成功而欢庆的时候，一大摞重要的军事情报，已从这位探险家的手中，悄悄送到了参谋总部的日军情报头子的手里。人们谁也不知道，在他们狂热地欢迎探险家的时候，一场以探险为烟幕的间谍活动，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悄地进行着。

这场轰动一时的“探险”活动，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外交官腹痛延时

20世纪初，一直互相不断战争的日俄两国，终于各自派出代表，坐在朴次茅斯讲和会议桌子旁谈判。由于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扮演和平使者，经多方调停后，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日本代表突然提出一项要求：给我们日本国赔偿金，将朝鲜半岛割让我日本国。俄国代表当场翻了脸：俄国不是战败国，没有支付赔偿金的任何义务。至于割让朝鲜半岛么，更有损沙俄大帝国的国威！

双方不欢而散，眼看会议谈判要破裂了。

日本政府为此万分焦急，自己国家打仗打得国力空虚，再没力量打下去啦。必须争取求和，那怕忍气吞声蒙受屈辱。

日本政府的第一道急电发给日本方面谈判首席代表小村寿太郎：立即撤回朝鲜半岛的割让和赔偿金的要求！

急电发出不久，日本从驻英国大使馆获得一个绝密情报，据称俄国代表曾讲过：“让俄国全部让出朝鲜半岛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仅仅出让南半部么，还有考虑的余地……”

日本政府首脑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外务省马上发出一道急电，训令小村寿太郎：“前一训电的执行，延至有进一步的训电指示时。”

小村一行接到前一次训电，正要出席会议，外务省的第二道训令到了。怎么办？俄国方面要催的呀！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小村寿太郎，突然捂住小腹连声叫痛，随行人员心领神会。一会儿，日本代表团派代表向大会提出：首席代表小村寿太郎腹痛不止，希望俄国方面推迟照会时期。他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小村疼痛难熬的情景，俄国方面信以为真，便同意了。

就在这段小村施计拖延的时间里，日本政府酝酿出新的方案：推翻第一道训令，电告小村要求割让南朝鲜半岛。小村接电，一骨碌爬起，率领代表团器宇轩昂步入谈判大厅。小村笑咪咪地提出：大日本帝国一向以友善大度著称，我们只要求贵国让出南朝鲜半岛就心满意足了。

俄国代表愉快地接受了，一度陷入僵局的谈判，形势急转直下，圆满地拉下帷幕。

新奇的冰输油管

茫茫冰天雪地，死寂荒野。日本一支探险队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南极，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

在阿琪队长的指挥下，队员们冒着寒冷，齐心协力把一根根铁管很快连接起来，准备铺设一条管道，把船上的汽油输到越冬基地。管道在延伸，眼看就要接通，突然，大伙儿发现输油管不够！

队员们心急如焚，到处寻找。可是翻遍了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一寸管子。阿琪队长看着将近接完的管道，对队员发起牢骚来：“我说多带上些铁管，你们就是不听，这下可好，看你们如何在这里过冬！”

队员们面面相觑，后悔当初懒了些。大家都开始想办法，可谁也没有好点子。这时，有个叫阿敏的队员眨了眨明亮的眼睛，喊道：“咱们可不可以用冰来做管子？”

“用冰做管子？”众人疑惑不解。

阿敏说：“气温这么低，那冰还不跟铁一样坚硬吗？”

“阿敏，好主意！”阿琪队长猛然彻悟，拍着阿敏的肩夸奖着。

“好是好，可是冰坚如铁，难做管道呀？”众人还是不解。

阿敏微微一笑，对大家说：“喂，我们不是有很多绷带吗？”

绷带？那还用说。为了对付意外的伤病，以便随时抢救，每个队员随身都带着一大包呢。此外，船上还有几十箱备用的，简直能开绷带批发公司了。可绷带是绷带，管道是管道，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阿琪队长猜中了众人的心思，说道：“用绷带做成冰管是完全可以的。它可以解决造型和冰冻两个方面的问题。把绷带缠绕在铁管上，就解决了造型问题。往缠在铁管上的绷带上浇水，在南极冬天摄氏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水很快就可结成冰。再把中间的铁管抽出，冰管就造成了。”

当阿琪队长兴致勃勃地讲完，大伙儿全乐了。一拥而上，动手工作起来。很快，一根根冰管被连结起来，一直通到日本探险队的南极越冬基地。

一张变形的丑脸

一个英武俊俏的小伙子，冒充送电报的，挤进了电影制片厂女化妆师的家。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说：“如果您老老实实听我的，就不伤您半根毫毛，只要施展一下您的手艺就行了。耍一下手艺不会缩短您的寿命吧？”

这位日本著名的女化妆师的化妆术很高明。墙上挂着的几张电影明星的剧照，就是经过她化妆后拍摄的，可算得上是艺术佳品。瞧，那个40岁的男演员，经过她那双灵巧的手化妆，就变成了一位20多岁的“奶油小生”，旁边的那一位，本来是眉清目秀的姑娘，现在却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妪；另外，还有一张男扮女装的演员的剧照，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看不出半点破绽。

现在，那个青年凶恶地说：“我进监狱已经将近半年了，监狱的生活，真叫人难受。今天，我逃了出来，可不愿意再回到那鬼地方去了，我要请您把我的脸化妆一下！”

女化妆师朝他手里的匕首瞥了一眼，顺从地说：“那么，您准备化妆成什么模样呢？有了，把您化妆成一个女人，行吗？”

“不行！脸变成女人，以后一切不大方便。还是想个法子，把我的脸变个样子就行了。”

“那好办，把您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年人，行吗？”

一会儿，镜子里映出了一张肤色黝黑、目光凶狠的中年男子的脸。

“怎么样，这模样满意了吗？”

“不错，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逃犯把女化妆师捆了起来，又拿一块毛巾塞住了她的嘴，然后带着一张变形的脸，推开门走了。

过了片刻，一群警察来到女化妆师的家，替她松绑：“多亏您帮忙，我们才能把这家伙捉拿归案。您受苦了！”

“我也在祈祷，希望尽快把逃犯缉拿归案。不过，那个家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被抓住的。”

开始，警察也很惊讶，他们原来是他当作通缉照片上的那个杀人犯抓的，没想到却是这个逃犯。

原来，女化妆师是仿照街上张贴的一张通缉犯人的照片来化妆的。她把杀人犯的那张脸型，移到这个逃犯的脸上，怪不得警察一下就盯住了他。女

化妆师说：“我是因为职业关系，要广泛收集脸谱，供化妆之用，不料，我留意的这张通缉照片，今天竟派上了大用场。”

风帮了警长的忙

26 岁的神津恭介曾被人誉为“推理机器”，他从不被罪犯那貌似复杂、巧妙伪装的诡计所迷惑，这在一起“不在现场”的证案中，他表现得尤为卓著。

这天，警署的 B 警官来请教神津恭介，案子是这样的：一位日本青年于 5 月 5 日“男儿节”在仙台市被杀。松下户代子有杀人嫌疑被拘留起来，但她出示了一张可以证明她“不在现场”的照片。松下户代子对 B 警官说：“5 月 5 日下午 4 点，我正在东京。这张照片可以证明。在东京街心花园，我请人用我的照相机帮我拍了这张照片。”

B 警官将那张照片递给了神津恭介，说：“你看，照片上有东京街心花园的钟亭，钟的指针指向 4 点零 5 分；照片上还有男儿节的吉祥物鲤鱼在旗杆上飘扬，松下就在鲤鱼旗下站着，从摄影技术角度来看，这张照片是原版的，并没有剪贴、重叠曝光的痕迹……当然，按风俗习惯来看，鲤鱼旗一般从 5 月 1 日起就开始悬挂了，所以，这张照片不一定是 5 月 5 日拍的，但我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一定不是 5 月 5 日拍的，这使我非常为难。”

神津恭介看了相片后说：“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我记得东京地区那天是晴天，刮了一天的西风。你看一看鲤鱼旗飘的方向，再比较一下松下照片上人影的方向，就能证实这张照片不是 5 月 5 日拍的？”

“那么，推翻松下户代子伪证的证据是什么呢？”B 警官仍然听不明白。

神津恭介推断说：“在东京地区，5 日下午 4 时左右，太阳恰好在正西方向。这时不管相片上的人朝什么方向站，人影必定应当朝东；案发的那天，刮了一整天的西风，鲤鱼旗也应当朝东飘动。可是，照片上的鲤鱼旗却是朝西飘动的。这证明这张照片不是 5 月 5 日拍的。”

为了证实自己关于气候的回忆是否准确，神津恭介给气象中心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的结果证实神津恭介的记忆没错。他为 B 警长找到了推翻松下“不在现场”证明的依据。B 警长非常感谢神津恭介，但神津恭介只是笑了笑说：“你应当感谢‘风’，是它帮了你的忙。”

